

台、新兩地閩南語電影的語言使用現象探討： 以《陣頭》、《小孩不笨》為例^{*}

潘惠華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博士生

hhpan920@gmail.com

摘 要

近來台、新兩地陸續推出以本土故事為題材及本土語言發音的電影，其電影人物的語言表達形式，詳實呈現兩地社會語言的樣貌，頗有啟發吾人更為普遍、深入探究族群融合之際語言演變與發展現象的功能。是以本論文擬以國片《陣頭》與新加坡的《小孩不笨》兩部閩南語電影為對象，從社會語言學的視角，嘗試耙梳兩部電影所呈現的語言選擇與社會階層的語例，歸納其語言使用的現象，探究其現象形成的原因，從而提出筆者對於當前推展鄉土語言的芻見。全文內容共分六節：第一節前言、第二節劇情人物概述、第三節語言使用現象、第四節語言現象的異同比較、第五節原因探討、第六節結語。

關鍵字：閩南語電影、陣頭、小孩不笨、語碼混合、語碼轉換

◎ 收稿日期：2012 年 10 月 31 日；審查通過日期：2013 年 2 月 25 日。

* 惠蒙兩位匿名審查委員細心的指正和建議，導正本文在語言使用現象分類與異同比較討論的周延。

一、前言

（一）研究方法與動機

2012 年的春節賀歲「新台語片」¹《陣頭》（英文名：Din Tao: Leader of the Parade）²以黑馬之姿衝鋒陷陣，上映兩個多月票房表現亮眼，全台票房 3.17 億元，穩居該年上半年國片票房冠軍，³僅次於 4 年前的《海角七號》，⁴而這部以台灣傳統文化為題材的電影，充滿濃濃的在地風情，搏得觀眾的青睞，成功地吸引許多從未觀看國片的觀眾進入戲院，為沈寂已久的台語片鳴奏復興的號角，並堪稱為新新浪潮的 90 年代之後台灣電影中最純正的「新台語片」。⁵此外，以親子生活與校園題材為敘事主軸的新加坡電影《小孩不笨》（英文名：I Not Stupid）則於 2002 年 2 月 9 日在新加坡上映時，連續拿下 4 週票房冠軍，並創下 380 多萬新幣（折合新台幣約 7,800 萬元）的票房記錄；由於片中大量使用了閩南語及華語對白，亦深獲台灣觀眾的熱愛，並多次在國內的電影台播出。台、新這兩部影片皆以閩南語、華語為敘述語言所呈現的獨特風格，箇中所富含的在地文化親和性，無疑成為引發台、新兩地觀眾共鳴的重要關鍵。本文擬以社會語言學（Sociolinguistics）的理論，嘗試耙梳兩部電影所呈現的語言選擇與社會階層的關係，歸納其語言使用的現象，從而比較台、新兩國社會語言使用的同異，並探究其現象形成的原因。

（二）研究目的與限制

1. 研究目的

社會語言學係以社會的角度觀察語言，主要研究的是社會如何對待語言、人們對待語言的態度、語言選擇、語言替代、語言政策以及語文與文化的關係等（張廷國、郝數壯，2008：22-23）。本文擬以社會語言學的角度藉由《陣頭》、《小孩不笨》兩片語言使用現象進行語料歸納、比較與原因分析，從而探討各個社會網絡或社區中的民眾所使用

¹ 黃仁（2012）認為新一代的台語片除了以台灣鄉土文化為題材的影片外，會隨著人物生存時代的轉變，容納一些非台語的對白使影片更為合理，包括國語、日語、英語、原住民語等，因此自 2008 年起陸續上映的《海角七號》、《雞排英雄》、《父後七日》、《龍飛鳳舞》、《陣頭》為「新台語片」。

² 該片於 2012 年 1 月 20 日上映。

³ 參見李志展、李世珍，2012.07.15，〈《陣頭》領軍舒淇助攻國片 5 強吞 6.6 億〉，《蘋果日報》<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entertainment/20120715/34369280>。

⁴ 2008 年發行的《海角七號》票房高達 5 億 3000 萬元，掀起國片春萌的浪潮，帶動了不少國片拍製上映。

⁵ 《陣頭》全片約有 8 成以上以台語發音。

的語言形式，以及他們對語言的行為與態度（Fishman 著、黃希敏譯，1991：7），應有助於吾人一窺當前社會階層的語言使用面貌之梗概，從而提出筆者對於當前推展鄉土語言的芻見。

2. 研究限制

語言訛讀（誤讀）與類化⁶的現象比較，其精確度與比較語料的數量及場域成正比，然而本研究取樣來源僅擇取台灣與新加坡以本土題材的閩南語電影各一片，未盡普及全台與全新加坡，是以語料採樣與比較尚有未盡周延的限制，僅能進行微觀的研究分析；再加上所得語料中語音的辨析，悉以筆者自身的經驗生活語感主觀判定，不免有所疏漏與謬誤，而有待大方之家教正之。

（三） 書面資料標記法

由於當前台語文字的使用未有正式規範，⁷本論文值此階段不宜介入文字使用的爭議，故文中所用漢字書寫原則為採用個人主觀所認知的幾近約定俗成者，⁸並輔之以臺羅拼音，而不論其是否符合考證。至於非普遍約定成俗或尚存爭議者，姑以華語同義字記錄之，並於該字之末附加音標。倘若該語音尚乏與之音義相當或接近的漢字，或借音的漢字易致望文生義的誤導者，則記音而註義；而本文凡使用的拼音標記乃採「臺羅拼音」⁹。

（四） 本文架構

基於上述本論文擬分六節，分為第一節為前言、第二節為劇情概述與主要故事人物、第三節為語言使用現象分類、第四節為語言現象的同異比較、第五節為原因探討、第六節為結語。

二、 劇情與人物

為進行《陣頭》、《小孩不笨》兩部電影中的語言使用現象之研究，請容先就兩部影

⁶ 「類化」一詞的說明請詳見本論文第三節語言使用現象「語音的類化現象」。

⁷ 教育部於 2007 至 2010 年陸續公布的「臺灣閩南語推薦用字」僅稱之為「建議」。

⁸ 例如：予、閣、佢、月、囡仔、查埔（男性）、查某（女性）、代誌……等。

⁹ 此處所謂「臺羅」係為教育部於 2006 年 11 月 7 日公告之「臺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方案」簡稱，此一系統基本上是傳統教會羅馬字（白話字）和 TLPA（臺灣閩南語拼音方案）的修訂。

片的劇情與主要故事人物略作概述如下：

（一） 《陣頭》

這部電影原改編自九天民俗技藝團的真實故事，故事主角阿泰出生自台中大雅知名陣頭世家，小時調皮的他總拿家中陣頭神明搗蛋，是父親眼中不成材的兒子，因而長期以來父子關係緊張，阿泰長大後離開家鄉北上追求音樂夢，後來因發展不順遂而返鄉與家人同住，然而對於陣頭毫無興趣的阿泰卻意外接下團長位置，他對於陣頭完全外行卻要領導一群中輟生團員，團員對於阿泰的外行領導，無不抱以懷疑的眼光，打從心裡不服從他；最後阿泰面對眾人的質疑，決定要用自己的方式帶領九天，他帶著一群年輕團員跋山涉水，踏上環島之路，為「九天」闖出一片天，讓台灣傳統技藝耀上國際舞台。

（二） 《小孩不笨》

《小孩不笨》是一部社會諷刺喜劇片，故事闡述新加坡教育制度的弊病，包括能力分班、新加坡語言政策等議題，故事是以三名就讀國小 EM3 班¹⁰（主要學科程度較差者）的學生 Terry、國彬和文福的求學故事為主軸，由於他們功課差飽受親友的鄙視，被認定是一群不可救藥的「笨」小孩，並對他們貼上「壞小孩」的標籤。片中以主角 Terry（8 歲）為敘事主體，他的家境富裕，父母都忙著工作賺錢因而親子缺乏溝通，大人以為只要在物質上滿足小孩就足夠，卻不知道孩子更需要的是父母的關愛和肯定。由於 Terry 自小受到母親的過度保護，雖然是個名符其實的「乖小孩」，卻因此養成了大小事情都缺乏主見，需要依賴母親和旁人的協助。至於生長於上班族階層家庭的國彬則愛畫畫卻不愛唸書，經常成績未能達到母親的要求而遭鞭打，於是萌生自殺念頭……。而生長於勞動階層家庭的文福放學後需要幫忙母親麵攤生意並照顧年幼的弟弟，總是無法專心唸書，因而考試成績經常個位數，經常遭受親友的冷嘲熱諷，遂使他對自己缺乏自信。¹¹本片藉由三個小孩的求學故事，呈現出新加坡政府的教育政策如何影響華人家庭與社會生活。

¹⁰ 新加坡自 1992 年實施小學四級「分流教育」，分為 EM1、EM2 及 EM3 三個源流，其分流的標準主要視學生英語、母語及數學的成績而定，並依據分流考試的成績分配就讀班級。EM1 及 EM2 的學生分別在小學五年級及六年級，修讀高程度的英語、母語、數學及科學等科目；EM3 程度的學生僅修讀基礎程度的科目。此一小四分流考試制度已於 2008 年廢除，仍保留小六會考制度（葉玉賢，2002）。有關新加坡教育政策分流制度詳見葉玉賢，2002，《語言政策與教育——馬來西亞與新加坡之比較》第五章。

¹¹ 參見〈從梁智強導演透視新加坡電影產業〉，台灣電影網 http://www.taiwancinema.com/ct_58398_258。

三、 語言使用現象分類

為增進對於《陣頭》、《小孩不笨》兩片中語言使用現象的了解，本文嘗試藉由「使用語言的種類」、「使用語言的社會情境」、「使用語言的階級差異」、「語音的類化現象」、「詞彙重整」、「語碼轉換」，分別進行觀察後並比較兩片中語言現象之異同。

（一） 使用語言的種類

1. 《小孩不笨》

《小孩不笨》片中主要使用語言有新加坡閩南語（以下簡稱「新加坡閩語」）、新加坡華語¹²、英語以及少量的馬來語四種。該片主要以華語為主體對白，其次使用的語言分別為：英文、新加坡閩語、馬來語，因馬來語僅出現幾個語詞，故不列入討論之列。

2. 《陣頭》

《陣頭》片中主要使用語言有台灣閩南語（以下簡稱「台語」）、台灣華語¹³兩種，其中台語為該片主體對白語言，約佔全片八成以上，台灣華語則將近兩成。

（二） 使用語言的社會情境

Bock（1964）指出「社會情境包含權益與義務之間、地點的選擇與時間的安排三種成分。」（Fishman 著、黃希敏譯，1991：42）。準此，本文將描述台、新兩片中家庭情境、學校情境以及職場情境中不同的角色關係中的時間與空間所使用的語言情形。

¹² 新加坡華語、閩語係指通行於新加坡境內的華語、閩語。

¹³ 台灣華語係指通行於台灣境內的華語。

1. 家庭情境

(1) 《小孩不笨》¹⁴

《小孩不笨》片中主角華人小孩 Terry 由於父親擔心他不會說新加坡華語，從小便將他安排至華人乾媽家中居住，因此學會說得一口流利的新加坡華語；但因英語與數學程度不佳，被分發至新加坡華人學校中學習程度較低的 EM3 班級就讀。他的母親崇尚英語，即使會說新加坡華語且先生和兒子皆慣於操華語，她卻堅持在家中使用英語；此外 Terry 的姊姊 Selina 受到母親的影響，亦慣於說英語，因而一家四口呈現了英語、新加坡華語、新加坡閩語三種語言混雜交談的現象，其之間的語言使用關係製表如下：

表一 《小孩不笨》中 Terry 家庭成員交談之語言使用概況

| | | 說話列 | | | | 備註 |
|-----|----|---------------|----|-------|----|---------------------------|
| | | 父 | 母 | 子 | 女 | |
| 受話列 | 父 | | 英語 | 新加坡華語 | 英語 | 父親與母親交談時多以新加坡華語混雜部分新加坡閩語。 |
| | 母 | 新加坡華語 + 新加坡閩語 | | 新加坡華語 | 英語 | |
| | 子 | 新加坡華語 | 英語 | | 英語 | |
| | 女 | 新加坡華語 | 英語 | 新加坡華語 | | |
| | 女傭 | 馬來語 | 英語 | 英語 | | |

(2) 《陣頭》

《陣頭》片中男主角阿泰雖然出生於中部台灣家庭，由於自小便北上學音樂，受到台灣華語使用環境的影響，即使他能聽能說台語，然而回到家鄉後在與家人及團員交談時，卻是習慣說華語；而阿泰的母親則遷就兒子，大都以台灣華語交雜台語與之交談，但她和阿泰的父親則幾乎是以全台語互動，因而形成三人間對話台、華語交叉使用的現象，茲將母子倆的對話摘例以及其語言使用關係製表如下：（以下語料以**正黑體**書寫者表台灣華語或新加坡華語，以**標楷體**書寫者表台語或新加坡閩語，以粗字標底線者為討論

¹⁴ 以下敘述一律簡稱為《小孩》。

語料，本文凡討論語料皆以此呈現之，除第一則之外不再說明。）

母親：安 ne 啊好（這樣也好）你留地 e 厝 e 喔 佢（kah）恁阿爸（台）培養感情（華），袂親（tsham）像以前 á-ne，見面就冤家。

阿泰：我跟他的感情永遠不會好。

母親：我實在想沒有恁父仔困到底是 le~想啥 leh?

阿泰：他知道我在想什麼？

母親：咁講（難道說），你知道他在想什麼？

至於父親阿達則與其妻子互動時一貫使用台語，在與兒子阿泰談話時只是配合穿插少數幾個台灣華語詞彙或短句；而阿泰在與父親對話時則大多使用台灣華語，偶而穿插部分台語，茲將父子倆對話摘例如下：

例 1、阿泰：你沒聽到她要跟你解釋嗎？

你怎麼永遠就是這樣子只會罵人，都不聽人家說？

父親：說什麼？還不是理由一大堆。

嘴猶袂扒開（還沒打開），我就看到伊喉嚨空去啊。

阿泰：萬一她沒錯呢？

父親：Ah 無，你意思是 tsím-má（現在）我錯了？

Hm!（發語助詞）啊恁家己咧？你 tân-a（只會）會曉歟（pûn）雞圭（吹牛）袂講話喔！團長！

啊唬（發語助詞）……真 gâu（厲害）！Gâu 佢予人侵門踏戶，來佢你消毒。

例 2、阿泰：賽跑的人就是要一直跑，投球的人就是要一直投，練鼓的人就要一直打。

父親：啊若吃飯 lè？不是就一直吃？

拜託咧！Tú-á-hó 好（剛剛好）就好，這攏困仔 neh！

阿泰：以前，我練吉他練到手流血打電話回來的時候，是誰在旁邊大聲說，學功夫就要知吃苦，那個時候你有把我當作孩子看嗎？

表二 《陣頭》中阿泰家庭成員間交談之語言使用概況

| | | 說話列 | | | 備註 |
|-----|----|-----|------|------|---|
| | | 父親 | 母親 | 兒子 | |
| 受話列 | 父親 | | 台語 | 台灣華語 | 1. 父親與兒子交談時大都說台語，僅偶有幾句台灣華語穿插於句中。 2. 兒子在於父親交談時大都說台灣華語，僅偶穿插幾句台語。 3. 兒子在於母親交談時大都說台灣華語，僅一、二句台語穿插使用。 |
| | 母親 | 台語 | | 台灣華語 | |
| | 兒子 | 台語 | 台灣華語 | | |

2. 學校 / 同儕情境與空間

(1) 《小孩不笨》

《小孩》片中學校英語程度不好的 EM3 班級同學皆以新加坡華語交談，而就讀高中 EM1 班級的 Selina 則一貫使用流利的標準英語；即使她會說新加坡華語，在華語課上卻仍堅持使用英語，從她與老師的對話中，明顯流露出對華語的鄙視。此外，另一名就讀 EM1 班級的學生母親，平時以新加坡華語與小孩及親友互動，然而在學校為孩子被欺負找主任理論時，卻改操不靈光的英語與校長、學生對話。（以下英文字母係依據該片英文版字幕撰寫，括弧內為正確語句，以下皆然。）

例 1、Selina 與華語老師的對話¹⁵

Selina: My ambition is to become a scientist. I am going to invent a new type of medicine....

華語老師：請說華語。

Selina：吃了這個藥之後，我就可以變成洋人。

華語老師：為什麼你要變成洋人呢？

Selina：因為如果我是洋人，I don't have to learn Chinese any more.

¹⁵ Selina 與老師說話時操著不屑的口吻，態度極為傲慢，在互動對話間盡是充滿著對華語的歧視。

例 2、家長與老師的對話

EM1 學生母親：Teacher! Look at my face!

EM3 學生：主任這件事情我有證人，Terry! Terry! Terry! 你說剛才的事情是怎麼發生的？說啊，剛才是誰推誰跌倒？

Terry：對不起我媽媽說……

EM3 學生：你媽，你媽，你不是說你再也不聽你媽的話嗎？

EM1 學生母親：Teacher! Not only I complain, people also complain about the face.
(I am not the only one complaining, other people are also complaining about him.)

例 3、同儕之間的對話（EM3 班級學生對話）

Terry：喂！喂！喂！我最新買的先借給你們玩，我玩過很刺激的！

文福：算了吧！

國彬：你是什麼朋友，可以見死不救？

Terry：我絕對不是那種人，因為我媽媽有交代。

文福：夠了，不要再說了。你媽媽！你媽媽！只有你有媽媽，別人就沒有媽媽？這麼聽話，如果你媽媽叫你去吃大便呢？

Terry：就去吃囉！反正只要我媽媽有在，就算是大便，她也一定會把它弄得很好吃的。

國彬 v.s. 文福：Walao¹⁶！

（2）《陣頭》

《陣頭》片中九天與震天兩團的年輕團員彼此以流利的台語交談，然而這些年輕團員在與阿泰互動時，則為配合阿泰好說華語的習慣，而轉換使用台灣華語，或是穿插幾個華語詞彙。而阿泰僅在提及陣頭的專業術語時，才會使用幾個台語語彙。茲摘例如下：

例 1、男團員與阿泰的對話

阿泰：你要喝還是 K 我都 ok，不管怎樣你一定都要跟我回去。

阿泰：對不起！你知道嗎？我第一次啊，知道我爸做了一樣對的事情。

團員：那不是一個地方，那是個家，我永遠留在這個的家，做錯事被達叔打，也不想要回來我這個家，成天會打兒子的老爸……。我厝內底的親人攏 tī-hia（在那裡）……。如果能被看見……

¹⁶ Walao 發音為「Waliau」為馬來語的驚嘆語氣詞。

例 2、女團員敏敏與阿泰的對話

阿泰：喂！妳為什麼不讓我載？

敏敏：我不習慣讓人家載啊。

阿泰：可是……

敏敏：加油！三分鐘。

例 3、男團員與阿泰的對話

阿泰：湊（kap，阿泰唸 kah）團是啥米意思？

團員：Tō 是（就是）穿別人的衫，掛別人的 khan-pán（招牌、看板）安 ne 聽有無，團長。

阿泰母：簡單講喔，就是允無（ín-bô）陣頭，¹⁷才會去 kah 別人湊團。吃飯！吃飯！

阿泰：通通幫我回掉好不好？

光叔：你講啥？

阿泰：我說從今天開始，我們這團不跟人家湊團。

阿泰母：阿泰仔，這條錢會凍予咱渡一段日子 neh。

阿泰：我知道這段日子我們過得比較辛苦可是我們去跟人家湊團的話，我們這團永遠不會出息的。

例 4、阿泰與長輩團員的對話

阿賢父：準備安營！

阿泰：叔仔！叔仔！「安營」是什麼意思？

光叔：簡單講起來就跟做兵的「晚點名」全款，將無形的兵馬安頓予好勢，予個回各自單位歇睏啦。

阿泰：什麼單位？

光叔：啊 tō 東、南、西、北、中五營啊！

阿泰：東、南、西、北、中有！有！有！

3. 職場 / 同事情境與空間

（1）辦公室情境

《小孩》片中國彬的爸爸劉先生在國際廣告公司擔任華語文案，在家中慣於以新加

¹⁷ 指接不到被聘請出陣表演的生意。

坡華語和家人互動，在職場上則以新加坡華語、英語與同事交談，然而同事間在辦公室語言的選擇使用則隨著情境轉換而有區別。大體而言，在辦公室公開交談或談及公事時同事之間大都使用英語，於是英語儼然成為公共空間的權力語言，而劉先生由於不擅於英文表達，僅能使用簡單的英語短句或夾雜英語詞彙或新加坡英語交談，因此他在公開場合受到英語能力的限制而大多保持沈默，鮮少發表自己的意見；然而於私下談話場合聊及個人看法時，則因同事間交談時大多操以新加坡華語，因此劉先生較能與同事侃侃而談，茲摘取對話示例如下：

例 1、辦公室交談公事

男同事：Shit! He stole your idea. This was what we talked about the other day. These people are all like that you know. You talk to them, they steal your ideas. They re-write the proposal and call it “my proposal”.

I tell you what. We will complain to Mr. Kang.

男同事：Yeah! Let's complain!

劉先生：It's useless. There is no point. The boss is on his side. I have got no evidence, who is going to believe me?

男同事：Look, if I were you, I will go all the way to fight for my rights, ok?

劉先生：But you see, you can speak so fluently, and he can also speak so well, I can not. Oh! Never mind!

例 2、辦公室私下交談

台灣男同事：Liu，跟你講個好消息，上次你跟 Ben 創作的那個奶粉廣告，入圍了我們台灣所創辦的那個亞洲廣告大獎。

劉先生：真的嗎？

同事們：All right，太好了！

劉先生：謝謝，大家的功勞，大家的功勞。

男同事：不過，你的公寓那個廣告就被電視台 reject（拒絕）了。

劉先生：Why?

男同事：他們說你的廣告詞不純正。

劉先生：唉呀！謝謝！這也是大家的功勞。

同事們：唉呦！

劉先生：來！來！吃肉乾。

(2) 商場情境

Terry 的父親是一家肉乾公司的董事長，在家中或私人場合大多使用帶有閩南語腔的華語並交雜著新加坡閩語兩種語言，然而在商場與廣告商交談生意時，他多以新加坡華語交雜著英語以及部分新加坡閩語，尤其在傳達強烈情緒時常使用新加坡閩語詞彙，茲將他與華人廣告公司企劃的談話摘例如下：

廣告企劃 Ben : Mr. Liu is our Chinese copywriter. He is very experienced in your product. He is also my buddy. You see, we came up with this idea together, and we are very confident with this proposal, because we you're your "Bah kuann"¹⁸. Mr. Khu is "好朋友 Bah kuann" Managing Director.

董事長：We know each other very well....

廣告企劃 Ben : Oh, Ok ! John is currently doing a presentation in the other office. So he wants us to start first. Shall we begin?

董事長：Sure, anytime.

廣告企劃劉：經過我們呢對肉乾市場的調查，我們發覺到這個肉乾市場並沒有萎縮，只不過呢，是個別的肉乾公司，在行銷策略上比較傳統。

董事長：恁老兄¹⁹！你在諷刺我啊，說我老套 offbeat²⁰啊？傳統傳統，你以為我的中文很爛？你在繞一圈 sùt 我啊？

廣告企劃劉：我一定要老實講嘛！要不然我們怎麼去攻打人家的市場？

董事長：Ok！我就讓你說，我要聽聽你有什麼好的 idea，你不要 siàn²¹我啊，說啊！

廣告企劃劉：Ok！如果我們要擴大呢，這個肉乾的市場，我們就千萬不可以忽略了，這個年輕的消費者，因此呢在這個包裝上呢，我們一定要年輕化，一定不可以太過強調本地風格。

董事長：你又再繞另外一圈來 sùt 我啊？什麼是本地風格，hànnh（語氣詞）？我的包裝 offbeat，obiang？喂！他在說什麼？恁父是 khai neh。²²

廣告企劃 Ben : Mr. Khu, calm down, ok!

¹⁸ 此處「Bah-kuann」即「肉乾」之閩南語發音，以下皆然。

¹⁹ 此為新加坡閩語詞彙。

²⁰ 英語的「off sb's beat」意謂「out of fashion」（不合時宜、俗氣），然而新加坡本土英語則縮略為「offbeat」做為形容詞使用，又馬來語將之類化音變而為「obiang」。參考網站 *A Dictionary of Singlish and Singapore English*, <http://www.singlishdictionary.com>。

²¹ siàn 為閩南語指欺騙的意思，即「搗大耳」的縮略。

²² khai 為「client」的新加坡英語的縮略讀法，係指客戶。

董事長：他怎麼可以這樣說呢？我告訴你啊，我今年的 budget（預算）是一百萬，你最好跟我叫那個 âng-moo²³來，我給你 5 分鐘，他不來我走。

（三） 使用語言的階級差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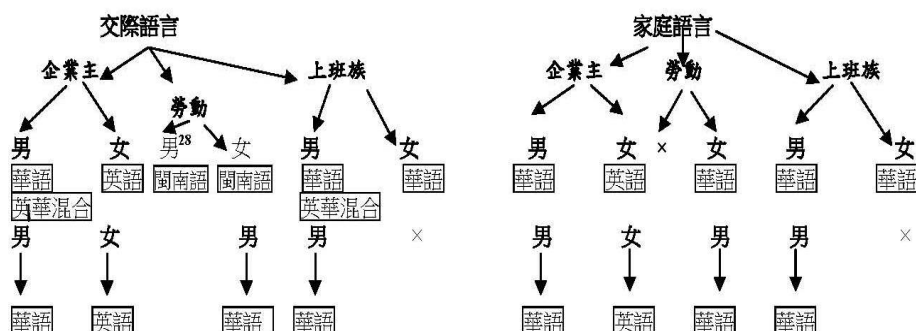
台、新兩片中以新片《小孩不笨》明顯出現社會階層間的語言差異，其主要反映在不同社經位階中。片中主角 Terry 家庭社經地位較高，屬於企業主階層，即使父母皆為閩南籍華人，然而他的母親與姊姊 Selina 無論在家中、學校以及任何交際場合皆慣用全新加坡英語，並未混雜其他語言；其母親對於說英語充滿著優越感，姊姊 Selina 則受到母親的影響而歧視華語，甚至以說華語為羞恥。而慣於使用新加坡閩語與新加坡華語的父親，則是在與外籍客戶交談或與警察交涉時改說新加坡英語；至於一貫說華語的 Terry 則僅在家中跟姊姊與馬來籍傭人偶而說幾句短句新加坡英語。大體而言，片中對於頂層語言²⁴的認同與偏好，在企業主階層家庭中的女性較為顯著。

屬於上班族階層家庭的國彬，父親劉先生在國際廣告公司上班，辦公室同事之間以新加坡華語摻雜新加坡英語交談，回到家時他則以新加坡華語與家人互動，鼓勵孩子說華語，並認為維護華人文化應該說華語，因而較不重視孩子的英語程度。至於母親的語言認知則傾向於功利主義導向，認為英語比華語重要，即使她在家庭與辦公室慣於使用新加坡華語，但是為了孩子的升學競爭，強烈要求排斥英語的國彬，必須學好英語以考上好學校。

至於生長於勞動階層家庭的文福，母親從事麵攤工作，他的母親做生意與客人或親友互動時皆操著流利的新加坡閩語，然而與文福對話時，她卻改操帶有閩南口音的新加坡華語。以下將各階層性別的語言使用情形製圖示意：

²³ âng-moo 為「紅毛」之閩語，係指洋人。

²⁴ 國家之中的語言可區分為官方語言與非官方語言，官方語言當然為頂層語言，而非官方語言則因使用範圍、人數與情境又有高低階之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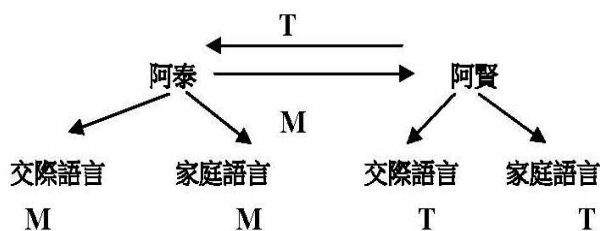
圖一 《小孩不笨》各階層性別的語言使用示意圖

(說明：白領表 Terry 家庭，藍領表國彬家庭，勞動表文福家庭，其下之性別第一層為父母輩，性別第二層為子女輩，×表片中未呈現無法得知)

準如上述，我們得出結論是新加坡華人的語言階級觀念為：

英語 > 英華混合²⁵ > 新加坡華語 > 新加坡閩語。

至於《陣頭》男主角阿泰在與父母、團員及電視台記者對話時大都以台灣華語對話，但是同屬第二代的阿賢，因從小生長於中部地區，並且長年從事陣頭傳統技藝表演與訓練，其母語能力未受到華語的浸染而流失，他與父母、同儕間則完全使用道地的台語交談。換言之，該片語言的差異在於阿泰從小就被送到台北生活、求學、工作的歷程中，受到華語的習染甚鉅，缺乏台語的語言環境，以及受到華語教育的影響致使對於母語地位的認知扭曲，因而導致台語能力退化，顯然華語成為教育程度與社會地位的象徵標記，此為台灣普遍皆知的共識。以下將該片第二代語言使用情形製表如下：



圖二 《陣頭》第二代語言使用情形

(說明：T 表台語，M 表台灣華語，橫式箭頭表阿賢與阿泰之間所使用的語言)

²⁵ 此處所謂「英華混合」係指未能正確使用英語的語法，雖然全部使用英語發音，卻是以華語的語法組織造句者，也就是所謂「洋涇濱」的新加坡英語，被諺稱為 Singlish。使用新加坡英語者與能夠使用標準英語者，兩者的社會地位有所差別，故筆者以為似有別立一階層的必要。

(四) 語音的類化現象

此處所謂「類化」，係指口說外來語言時，將外來語言轉化為我語最習慣且最為類似的發音方法予以替代的現象，故又稱為「替代作用」，這是學習外來語言時一種自然且必然的現象。如，日本語言結構以元音為韻尾，而將漢語的入聲韻一律添加末端元音。如：「澤」(古漢語)(tiək)讀為「taku」、「一」(it)讀為「itsi」、「六」(lok)讀為「loku」，將英語的「top」讀為「topu」、「set」讀為「seto」……。²⁶

就華語、閩南語(含台語及新加坡閩語)兩者之間語音的差異而言，在聲母方面，閩南語與華語最大的差別有二：一為，華語沒有全濁「b、g、j」以及次濁音「ng」；二為，閩南語沒有捲舌音以及輕唇音「f(ㄈ)」。在韻母方面，則有三項不同，一為：閩南語沒有介母音「yw(ㄩ)」；二為：閩南語沒有華語的空韻母(即「ㄞ、ㄟ、ㄠ」)和捲舌音的韻母(即「ㄡ、ㄣ、ㄥ」)(案，華語的「ㄞ、ㄟ、ㄠ、ㄡ、ㄣ、ㄥ」既是聲母，也是空韻母。)；三，華語沒有合口韻尾~m、入聲韻尾~p、~t、~k、~h以及鼻化韻母ng~與~nn。至於在聲調方面華語只有陰平、陽平、上聲、去聲等四調，而閩南語則有陰平、陰上、陰去、陰入、陽平、陽去、陽入等七調(王育德，2002：41-63)。於是兩片中的台語人與新加坡閩語人說華語時，或華語人與新加坡華語人說台語時，皆呈現將語音加以類化為華語語音的現象。²⁷以下分別摘例說明之：

1. 華語語音向閩南語的類化

(1) 將「ㄣ」類化為不捲舌的「ㄟ」

例：文福，快點過來啊，捧麵給顧客吃(ㄟ)。(《小孩》)

(2) 將「ㄡ」類化為不捲舌的「ㄞ」

例：你團長(ㄞ尤~)ne~。(《陣頭》)

(3) 將「ㄣ」類化為「ㄣ」

例：啊啊怎麼不想唸(ㄣ一ㄣ、)hannh⁴。(《陣頭》)

²⁶ 赫德森認為，「……於此同時，異邦語音亦為土著語音所取代……，這在英語和其他一些語言裡，又是一個極其常見的現象。」(赫德森著、盧德平譯，1989：70)

²⁷ 謝雲飛(1987：182)認為在遇到外國語中借來的詞裡所包含的音素或音節構造是本國語言中所沒有的，一般都用本國語音系統中相似的或接近的音素或音節構造去替代它，這種現象叫做「替代作用」。筆者以為「替代作用」一詞易混淆誤以為係指使用外語「詞彙」替代我語既有「詞彙」的現象，因此以「類化」稱之。

- (4) 將「ㄐ」類化爲「ム」

例：我是怕你受（ムヌ、）不了。（《陣頭》）

- (5) 將「ㄌ」類化爲「一」

例：去（く一、）哪裡？（《陣頭》）

- (6) 將「ㄨㄛ」類化爲「ㄛ」

例：橫直喔你不要管那麼多（ㄨㄛヌ）啦。（《陣頭》）

2. 閩南語語音向華語的類化

閩南語的入聲尾音（~p、~t、~k、~h）、合口尾音（~m）、鼻化輔音（ng~）……等，皆爲華語所無，於是接受現代華語教育而疏離其母語的新生代在使用閩南語時，不免類化於其更爲熟悉的華語，而以華語的近似語音取代之。請見例如下：

- (1) 「kap 團」（湊團）的「kap」類化爲「ká」（入聲~p 先類化爲~h，再輕化而消失入聲）。²⁸（《陣頭》）
- (2) 「感（kám）覺」的「感」類化爲「káng」（合口音~m 類化變爲~ng）。（《陣頭》）
- (3) 「感覺（kak）」的「覺」類化爲「kah」或「kā」（入聲~k 類化變爲~h，再度爲~ø）。（《陣頭》）
- (4) 「驕傲（ngōo）」的「傲」類化爲「ōonn」（台語有舌根鼻音聲母 ng~以及舌根聲母 g~，華語則兩者皆無，故以華語爲母語之外省子弟完全沒有這兩種語音的發音能力；至於父母皆爲台語語族的本省子弟在華語環境的浸染下，雖然受到華語的類化而不能發出 ng~的舌根鼻音，但是卻能夠發出全鼻音的~nn）。（《陣頭》）

3. 重音的類化

《小孩》片中 Terry 的母親並非熟稔標準英語，卻視英語爲高尚身份的象徵，爲配合其熟習英語的女兒，於是母女交談時，她全部使用 Singlish，然而 Terry 母親的英語實際上爲閩南語語法，其個別字詞的發音也受到閩南語的影響，呈現韻尾拉長以加強語氣

²⁸ 中古漢語~p、~t、~k、~h 四種兼備，近古漢語上述四種韻尾已簡化爲喉塞音的~h，近代漢語則入聲完全消失而派入平、上、去三聲。因此現代華語入聲已經完全消失，而平聲分爲陰陽，共計四聲。是故深受台灣華語影響的台灣閩南語族子弟，或以華語爲母語者，於口說閩南語時，往往只能感受傳統台灣閩南語四種入聲語音短促的特質，常有四種入聲韻尾互相混淆的現象，或一律以最簡單的喉塞音「h」表達之；進而因爲喉塞程度常有鬆弛的趨向，而弱化成爲純元音韻尾。

的類化現象，請見例如下：²⁹

母親：How come I can smell smoke on you?

女兒：I never smoked, my friends blew it on me~

母親：And you! How many times I told you not to be kay-po (案，「kay-po」為新加坡的拼法，為閩南語的「家婆」)? (How many times have I told you not to be nosey?)

Other people's business? Who ask you to help your friend service his customers? (Why bother with other people's business? Who ask you to help your friend serve his customers?)

.....

母親：唉呀！(Oh!) Terry! Mommy is not scolding you~, you want to repay~ (讀如 ri-phe⁷) your friend so many ways~ (there are so many ways to repay your friend.)

You can ask Mommy for some money to buy him a present. Or you can share with him (him³), your comics, your books, your computer games~. (You can ask Mommy for some money to buy him a present. Or you can share with him, your comics, your books, your computer games.)

(五) 詞彙重整 (relexification)³⁰

Lefebvre 指出：

詞彙重整係混合語形成時，甲語言（源語言 / 母語，source language）被乙語言（目標語，target language）覆蓋後，甲語言（源語言）就成為底層語言，但是甲語言（源語言）說話人在使用乙語言（目標語）過程中，會不自覺將一些甲語言（源語言）詞語的語義或句法特點附加在對應的乙語言（目標語）詞語上。（鄭紫、游孟庭，2011：175）

依此本目就本論文語料所得，摘例呈現如下：

²⁹ 以下凡字母之下加雙橫線者表示語音延長處，括號內為正確英語。

³⁰ 此目的討論幸蒙匿名審查委員的指正與建議無任感激。

1. 《小孩不笨》

該片主角使用純英語時受新加坡華語、新加坡閩語等在地語言的影響而有將新加坡華語或新加坡閩語底層的語意、句法特徵附加在英語的詞項上的現象。是以片中使用的英語出現不少文法採用華語、重音位置不正確、或於句中混雜新加坡閩語或新加坡華語腔調，形成特殊的英語發音的現象，而此等現象普遍存在於華人社會中年階層之中，且彼此皆能相互理解與交談，是以一般稱之為「Singlish」（新加坡英語），也就是所謂「洋涇濱」英語（Pidgin English）³¹。

請見例如下：（以下括弧處為筆者所添加的說明或訂正，～表尾音拉長）

（1）片中 EM1 學生母親平時習慣操著新加坡華語，然而一到學校就轉換語碼使用華語式的英語：

Teacher (“er”捲舌音發音未完全，本段對話皆然)...Look at my face!

Teacher, not only I complain, people also complain about the face.

(Teacher, I am not the only one complaining, other people are complaining about him too.)

（2）又，Terry 的母親雖然崇尚英語，然而她所講的英語也幾乎都是 Singlish：

How many times do you want me to tell you?

Don't be such a “kay-po”,³²

(Don't stick your nose in people's business.)

If you see, for nothing, you are scoldy by people.

(For no reason, you were scolded)

Next time if you see something, pretend you never see. (pretend you never saw it).

Because all this none of your business~.（重音錯亂，s 尾音拉長）

(Because all this is none of your business.)

³¹ 「洋涇濱」英語除了代碼轉用（語碼轉換）和借用之外，還有一種方法可使變體相互混合起來，即通過從兩個（或更多）既存變體之中創造一個新變體的過程。這一「變體—綜合」過程也許具有一些不同形式，例如包括有關世界語和基本英語之類人工輔助語言的創制。然而，最重要的表現形式乃是洋涇濱化過程，洋涇濱語言或洋涇濱語由此創造而來。（引自赫德森著、盧德平譯，1989：72）

³² 閩南語形容無所不管、多管閒事為「管家婆」，常略縮為「家婆」，不知者往往依縮略後的語音誤為「雞婆」。

(3) Terry 的父親雖然不擅英語，然而在以董事長身份與美籍廣告商交談時卻依然能夠使用 Singlish，偶而摻雜慣用的新加坡閩語詞彙或採用華語語法流利地表達，而達成與客戶的溝通：

董事長：Âng-moo's idea is always very special (spesio~).
Even if I have to pay more (moo~). I don't mind.
Come tell me your idea.
(A Caucasian's idea is always very special. Even if I have to pay more, I don't mind. Tell me your idea.)
.....
董事長：Yes, you are right, you are very sharp! "Lim Pei" (閩「恁父」) like your idea.
美籍廣告商：Lim Pei? What is that?
華人 Ben：It means Your Father?
美籍廣告商：My Father?
董事長：No, No, No "Lim Pei" is I, I is "Lim Pei". (I am "Lim Pei")
Ok, give me your ideas.
I want them new and totally (thoo-thoo-li~) different from before, Ok?
美籍廣告商：Ok, Sure.

(4) Terry 的父親以董事長身份與客戶以 Singlish 交談時，偶而摻雜新閩語語尾助詞：

董事長：Hello Mr. John, I am Mr. Khu (「邱」氏的閩語) 啦!
Now I am in Orchard Road 啦. And I can see all my competitor's advertisements here.
Walao! Their advertisements is (are) everywhere.
Every direction, every corner, every angle, every building, every pillar, every bus stop, every taxi, every inch of Orchard Road. Walao!

2. 《陣頭》

片中九天團成員除了男主角阿泰外，其餘老少團員皆慣用台語，即使其使用台灣華語仍受到台語語法深層結構的影響而以台語語法表達。以下摘例說明之：

例 1、光叔：啊怎麼不想唸 hannh?

阿泰父：我看喔是人家不給他唸啊！

說解：正確表達應為「是人家不讓他讀啊」。

例 2、阿泰父：……，我感覺（kak）這有意義--oh，我強烈建議每年都給他環一次。

說解：正確表達應為「我強烈建議每年環島一次」。

例 3、阿泰母：啊我們家這個 khang-khang-khang（鏘），khang kah 手攏 phòng-phā（敲得手都起水泡）矣（Ah）！連兒子。

說解：正確句法應為「連兒子也抱不動」。

例 4、阿泰：賽跑的人就是要一直跑，投球的人就是要一直投，練鼓的人就要一直打。

阿泰父：啊若吃飯 nè，不是就一直吃？

說解：正確句法應為「那吃飯呢？不也是要一直吃嗎？」。

例 5、敏敏：對，我以前是討債的。

說解：正確句法應為「我以前從事討債工作」。

例 6、光叔：Hóo！我說我想去（發音為く一、）哪裡就去（發音為く一、）哪裡橫直喔你不要管那麼多（發音為ㄉㄨㄣˊ）啦，我不是叫你妃子，……對對對我沒有賺很多（發音為ㄉㄨㄣˊ）可是我沒有讓你餓（發音為ㄉㄨㄣˊ）肚子你自己摸著良心說看看嘛！

說解：「橫直喔」正確句法應為「反正」，「我沒有賺很多」正確句法應為「我賺得不多」，「你自己摸著良心說看看嘛」正確句法應為「你自己摸著良心說說看」。

（六） 語碼混合（code mixing）³³

係指使用某一種語言為說話主體時，混摻其他語言詞彙的現象。³⁴《小孩》片中無

³³ 本目次的討論幸蒙匿名審查委員提出指正與修改建議，無任感激。

³⁴ 赫德森認為「人在不同場合必然使用不同語域……這就是『代碼轉換』（語碼轉換）之中所包括的全部內容。」（赫德森著、盧德平譯，1989：66）

論慣於說華語、閩南語者，皆會使用英語「ok」口頭禪，³⁵而該詞語絕大都出現在公共場合或交際情境中，並未出現在學校與警察局等公家機關正式場合。此外習慣使用新加坡華語和英語說話者，皆會出現「閩南語詞彙」浸染在句中的現象，大致上新加坡閩語詞彙往往在表達情緒時自然呈現。大體而言，習慣說新加坡閩語者在講新加坡華語或新加坡英語時，摻雜新加坡閩語詞彙的頻率較高。至於《陣頭》以中老年階層在說台灣華語時，混雜台語詞彙與語氣詞的現象較為顯著，唯在與年輕人說話時僅偶而會穿插少數幾個華語詞彙。以下摘例說明之：

1. 《小孩不笨》

(1) 使用閩南語的語尾助詞

Terry 的父親(董事長)即使和美國外商賣力操著英語交談時，除了使用華語的語法，並經常在句中自然融入慣用的閩南語語氣詞 *nà*、啦、啊、*le*~等，以加強情緒的表達，儼然成為獨具一格的閩語化英語的表達方式：(以下英文字母係依據該片英文版字幕撰寫，惟其中描述語尾助詞的漢字為筆者所加)

例 1、美籍廣告商：“Ah Gua” is a Chinese New Year....

董事長：“Bah-kuann” not “Ah guann” (Transsexual) OK!

美籍廣告商：“Bah-kuann” Bah-kuann is a Chinese New Year delicacy....

董事長：John *nà*? Like that 啦? (Yes) 閣 Yes 啊! (you can still say “Yes”)

美籍廣告商：It is the latest, using black and gold coloring. We have been working on it day and night. What do you think? Is’t not great?

董事長：John *nà*, can’t *le* (咧) (this won’t work!) **Walao!** Chinese New Year, You know? (It’s for Chinese New Year, you know?)

例 2、董事長：Hello Mr. John I am Mr. Khu 啦!

Now I am in Orchard Road 啦, and I can see all my competitor’s advertisements here.

(Hello Is that Mr. John? I am Mr. Khu! Now I am in Orchard Road, I can see my competitor’s advertisements here.)

³⁵ 摘例請見上文所示。

(2) 使用英語時閩南語詞彙混合現象

例 1、Terry 母親：And you. How many times have I told you not to be “kay-po”? Why bother with other people’s business? serve his customers?

說解：片中只要英語句中表達「愛管閒事」語意時，皆自然轉換為閩南語「kay-po」表達，其表示愛干預別人事務或愛管他人閒事的人，或好管閒事之意。此詞意與台灣閩南語相同，並被吸收至新加坡英語中（周長楫、周青海，2002：76）。

例 2、董事長：Âng-moo’s (foreigner’s) idea is always very special.
Even if I have to pay more, I don’t mind.

說解：片中閩南語「Âng-moo」即「紅毛」，指頭髮紅棕色的歐美人，新加坡英語吸收此一詞彙（周長楫、周青海，2002：69）。

例 3、董事長：Hello Mr. John I am Mr. Khu（案，「邱」氏的閩語）啦！
Now I am in Orchard Road 啦. And I can see all my competitor’s advertisements here.
Walao! Their advertisements is(are) everywhere.
Every direction, every corner, every angle, every building, every pillar, every bus stop, every taxi, every inch of Orchard Road. Walao!
(Hello is that John? I am Mr. Khu! Now I am in Orchard Road, I can see my competitor’s advertisements here. My God! Their advertisements are everywhere. Every direction, every corner, every angle, every building, every pillar, every bus stop, every taxi, every inch of Orchard Road.)

說解：片中提及姓氏皆以閩南語發音，係因新加坡華人名書寫皆以閩南語拼音書寫，如「洪文福」書寫為「Ang Bun Hok」、「Terry 邱」書寫為「Terry Khu」、「劉國彬」書寫為「Lau Kok Pin」。

例 4、美籍廣告商：“Ah Gua” is a Chinese New Year....

董事長：Bah-kuann not “Ah Kuann” (Transsexual) OK!

董事長 v.s. 馬來員工：恁父若賣阿倌，恁父就 phok 囉！

美籍廣告商：“Bah-kuann”. Bah-kuann is a Chinese New Year....

說解：此段對話中的「Bah-kuann」表「肉乾」之意。「阿倌」³⁶表「兩性人」之意。「phok」為「爆裂」，形容賠到破產。

(3) 使用華語時混合閩南語或英語詞彙

a. 混合閩南語詞彙

例 1、董事長：恁老兄 lè（他媽的）！你在諷刺我啊，說我老套 offbeat 啊？傳統傳統，你以為我的中文很爛哪？你在繞一圈 sut 我啊？

董事長：Ok! 我就讓你說，我要聽聽你有什麼好的 idea，你不要 siàn 我啊，說啊！

劉先生：Ok! 如果我們要擴大這個肉乾的市場，我們就千萬不可以忽略了這個年輕的消費者，因此呢在這個包裝上呢，我們一定要年輕化，一定不可以太過強調本地風格。

董事長：你又再繞另外一圈來 sut 我啊？什麼是本地風格，hannh？我的包裝 offbeat，obiang？喂！他在說什麼？恁父是 khai（英語「Client」，客戶）neh。

董事長：他怎麼可以這樣說呢？我告訴你啊，我今年的 budget 是一百萬，你最好跟我叫那個 âng（泉腔）-moo，我給你 5 分鐘，他不來我走。

說解：此段對話中的「sut」為閩南語，意謂「唬弄」。「siàn」表「欺騙」之意，乃閩南語「搨大耳」的縮略。「nè」閩南語語尾助詞。至於「紅毛」（âng-moo）表「洋人」之意，新加坡閩語主要是指歐美頭髮紅棕色的洋人，有時也可指外國人，新加坡英語吸收此一詞彙。

例 2、劉先生：怎麼樣最近好不好？

董事長：不好啦！非常不好啦！

劉先生：是不是那個台灣肉乾的關係啊？

董事長：都是你們那個 âng-moo Director，我以為他很厲害，原來他的 idea 敢若屎？要不是我投資的養豬場被暴風雨沖垮，要不是美國世貿中心被恐怖份子搨倒（lòng-tó），恁父哪會倒？

³⁶ 「阿倌」有三種意思：（1）喻指兩性人（2）形容男人女態（3）也指男妓。此處應指兩性人。新加坡的華語與英語亦吸收該詞，然而新加坡英語僅借用閩南語意中「男人女態」之意（周長楫、周青海，2002：69）。

說解：此段對話中的閩南語「敢若屎」意謂好像大便一般，引申為毫無用處。「搥倒」表「搞垮」之意。「恁父哪會倒」意謂老子怎麼會倒閉。

例3、董事長：四目猴，恁父跟你之間的恩恩怨怨，你要怎樣，恁父隨時奉陪啊！我們大人吵架是大人的事，你竟然叫你兒子打我兒子，還把我兒子打成這個樣子！恁老兄 leh，你到底是不是男人啊？

劉先生：你講話的時候請你講清楚一點，我什麼時候叫我兒子打你兒子啊？

說解：此段對話中的「四目猴」即華語的「四眼田雞」，譏笑戴眼鏡者。

例4、「恁父」口頭禪的混合

董事長：又是你啊！恁父到底什麼地方得罪你啊？還是你的車比恁父還大？啊 nái（哪會）逐次（pái）攏是你搶恁父的位？

劉先生：我沒有搶你的位子啊，是剛才那個人招手叫我過來的。

董事長：Mài（不要）恰恁父 siàn 哪！你以為我是三歲小孩子啊！

……

劉先生：那你要怎麼樣？

董事長：你給恁父下來！你給恁父下來！

說解：「恁父」閩南語表示不屑或自負的自稱詞。

b. 混合英語詞彙

例1、劉先生：怎麼樣最近好不好？

董事長：不好啦！非常不好啦

劉先生：是不是那個台灣肉乾的關係啊？

董事長：都是你們那個 âng-moo **Director**，我以為他很厲害，原來他的 **idea** 敢若屎？

說解：此段對話中的「Director」表示「總監」之意。「idea」表示點子、構想之意。

例2、Terry：……因為他一出手我們年輕人都瘋了，因為他懂得將豬肉乾包裝成 **chewing gum**。

廣告文案：光天化日挑戰法律，法律也有漏洞。

Chewing gum! chewing gum! chewing gum! Chew it! 好朋友肉乾。

說解：「chewing gum」為「口香糖」，「chew it」為「嚼吧」。

例 3、董事長：他怎麼可以這樣說呢？我告訴你啊，我今年的 **budget** 是一百萬，你最好跟我叫那個 âng-moo 來，我給你 5 分鐘，他不來我走。

說解：「budget」為「預算」。

例 4、劉先生：**Ok!** 經過我們呢對這個肉乾市場的調查，我們發覺到肉乾市場其實沒有萎縮，只不過是個別的肉乾公司，在行銷策略上比較傳統……。

董事長：**Ok!** 我就讓你說，我要聽聽你有什麼好的 idea？你不要 siàn 我啊，說啊！

(4) 混合馬來語

片中 Terry 的父親在以董事長身份與馬來族員工以新加坡閩語私下交談時，偶而會摻雜馬來語詞彙，而馬來族員工與其對話時雖然說新加坡華語，亦會摻雜馬來語詞彙，並且彼此可以相互溝通；此外麵攤客人在與文福的母親以閩南語交談時亦會混合馬來語。大體而言，片中大多在使用新加坡華語或新加坡閩語時出現摻雜馬來語的現象。

例 1、Terry 父親：Hello! Mr. John? I am Mr. Khu 啦！

Now I am in Orchard Road 啦. And I can see all my competitor's advertisements here

Walao! their advertisements is everywhere.

Every direction, every corner, every angle, every building, every pillar, every bus stop, every taxi, every inch of Orchard Road, **Walao!**

說解：一旦遇到突發狀況發生，或對於某人、事、物感到意外所共同發出的馬來語感嘆詞為「Walao」。

例 2、麵攤男客人：Kú-pái（以前）政府講喔，齎讀書和齎讀書 e **kau-în**（交寅）囉，生出來的囡仔也是齎讀書嘛。

說解：「kau-în」表示「結婚」，為馬來語「kahwin」融入新加坡閩語中。

2. 《陣頭》

(1) 使用華語時增添台語語助詞

例 1、光叔：**Hòò!** 我說我想去哪裡就去哪裡，橫直喔，你不要管那麼多啦！

例 2、光叔：**Hòò!** 好棒好棒今天的結果很棒，安呢喔大家款款咧，打道回府啊，行（kiánn）、行、行。

例 3、敏敏 v.s. 阿泰：然後咧？你還不是當團長現在還是我們泰哥 ne~。

例 4、敏敏：喂！啊妳說我們不會跟她們不一樣啊然後咧？是哪裡不一樣？啊 m-tò 講。

例 5、光叔：啊啊！怎麼不想唸 hannh？

例 6、光叔妻：最近練團練得很辛苦吡（hoonnh）？

(2) 使用華語時混合台語詞彙

例 1、阿泰父：有 hân-kháu 就是打架³⁷

說解：正確表達應為「有反擊就是打架」。

例 2、阿泰母：咁講你知道他在想什麼？

說解：「咁講」即華語「難道說」之意。

例 3、阿泰父：我看喔是人家不給他唸啊 hông 退學喔

說解：「hông」為「予人」（hoo-lâng）的縮讀音，「喔」為台語語尾助詞。

例 4、阿泰父：對啦用想的就有，錢會位（uì）天上掉下來。

³⁷ 「han-khoo」為日語「はんこう」反抗、反攻（反擊）的意思（千田勝已主編，2005：1190）。又，台灣已將之吸收為台語詞彙中，成為日式的台語，然而片中演員受到台語的影響而類化讀為「hân-kháu」。

說解：「錢會位……」表「錢會從……」。

例 5、阿泰：我說從今天開始我們這團不跟人家湊（kap，阿泰唸 kah）團。

阿泰母：阿泰仔，這條錢會凍予咱渡一段日子呢~。

阿泰：我知道這段日子我們過得比較辛苦，可是我們去跟人家湊團的話，我們這團永遠不會出息的。

說解：「kap 團」表示「湊團」、「合團」。

例 6、阿泰：喂！妳為什麼不讓我載啊？

敏敏：我不習慣讓人家載啊。

阿泰：可是……

敏敏：加油！三分鐘。

阿泰：喂，死殺妹！喂，妳騎較慢啦！妳這麼快要死啊！等我一下啦！

說解：「妳騎較慢啦」表示「妳騎慢一點」。

（3）使用台語時混合華語詞彙

片中部分台語語句中摻雜台灣華語詞彙，大致以現代新生詞彙居多。

例 1、阿泰母：現在無分大細漢，……，攞全款哪，攞住貨櫃屋。

例 2、梨母：啊叨在學校喔老師 khap-bē-tiòh（動不動）就講欲（beh）佢伊放棄，啊閣叫我去領 he（那個）殘障手冊。

例 3、阿泰父：啊去美國返來（tng--lâih，回來），m-tò（不就是）去佢我跳鋼管。

例 4、阿泰父：我沒那麼多錢通好予你揮霍喔！

例 5、阿泰母：我囡嘛 bē-bái（不錯）啦人伊在台北學音樂啦！

例 6、阿泰母：這是 te tshòng 啥（這是在幹什麼）？

阿泰父：敢那（好像）打電視--leh。

例 7、阿泰父：有人來踢館囉！

例 8、阿泰父：你閣去暴力討債喔？我佢你講過（kè）³⁸啊喔！不（put）管你過去安那（怎麼）惡性安那鴨霸，既然來到這就不（put）准你閣做歹，你攞祿記（忘記）囉嗎？

四、語言現象的異同比較

（一） 共同現象

就《陣頭》與《小孩》語料中所呈現的共同現象，其包含了語碼混合、語音類化、高階語言的使用現象以及民間信仰語言使用四種類型。

1. 語碼混合（code mixing）的現象

「語碼混合」乃語言接觸與交流的必然現象，特別是多種語言並存的社會，更是明顯頻見，由於台灣與新加坡同屬多族多語的社會，因此台、新兩片中皆呈現多種語言混合使用的現象，其語例具如前開的第三節第六目「語碼混合」所舉，茲不贅述，而兩片華語所摻雜的閩南語詞彙皆以名詞最多、其次為動詞。此外，其華語中亦出現頗多閩南語法及閩南語氣詞的使用。大體而言，台片中台語語氣詞的移借與台語熟悉度成正比。而慣於使用台語的中老年人於表達現代事物時偶爾會摻雜台灣華語，可見台灣華語詞彙的使用確實為彌補現代化生活中，傳統台語詞彙表達能力不足的缺憾，亦即現代化詞語的移借乃為必然的趨勢。

至於新片《小孩》新加坡華語習染閩南語氣詞的現象普遍見存於華人社會中，並已構成新加坡華語的內在成分。許小穎（2007：140）指出，新加坡有大多數華人講話時都會使用閩南語語氣詞，此一現象也反映在當地的電視節目中，除新聞報導之正式語體外，絕大都出現上述的語氣詞，是以閩南語氣詞的移借已構成新加坡華語的組成部分。然台灣則此一現象大體上只存在於台語老年族群中，尚未形成台灣華語深層結構。

³⁸ 「過」讀「kè」為泉腔，漳腔則讀為「kuè」。

2. 語音類化的現象

台、新片中皆出現華語語音類化於閩南語的現象，其中以《陣頭》呈現此一類化現象較為普遍，這是由於該片中台語對白的比例多達八成以上所致。詳見本論文第三節第四目「語音的類化現象」。

就新加坡而言，1979年新加坡政府未推行「講華語運動」前，大多數新加坡華人在非正式場合皆使用閩、粵、客等祖籍方言，是以推行華語運動後，閩南籍華人說新加坡華語時自然借用母語類似的語音替代華語語音，而呈現新加坡華語語音類化於新加坡閩語的現象；是以新片中以熟稔閩南語的 Terry 爸與文福媽，他們使用華語時呈現語音類化的情形最為顯著。至於台片中阿泰的父母為土生土長且以傳統藝陣謀生的老台灣人，其台語能力自不待言，唯有在與阿泰交談時才使用拗口的華語，因此呈現重口音的閩南語音，其華語類化的現象相當顯著。

3. 高階語言的使用

社會語言學稱語言使用情境為「語域」，意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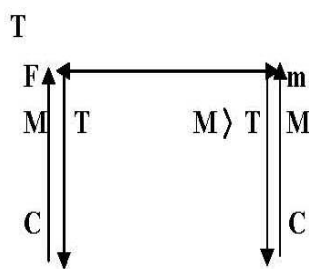
視用法而定的變體……同一人可以在不同場合使用迥然不同的語言項目，去表達或多或少相同的意義。……方言和語域之間的另一相似點在於他們大量重合著——一人的方言乃是另一人的語域。……「代碼轉換」(案，即「語碼轉換」)就是語域存在的自動結局，因為同一說話人在不同場合必然使用不同語域，……這就是代碼轉換之中所包括的全部內容……。(赫德森著、盧德平譯，1989：57、59、66)

新、台片中的華人／台人家庭皆使用雙語³⁹ (diglossia) (即華、閩語) 交談，且父母皆為閩南籍，其兩片語言使用情境相同之處為語域改變的語碼轉換中，母親對子女皆有偏向使用高階語言⁴⁰的傾向。《小孩》片中富有家庭的 Terry 母親熟稔新加坡華語、閩語與 Singlish，在與 Terry 的父親交談時卻使用高階的華語，而在與子女交談時更幾乎完全使用其自認為最頂層的英語（實際上為 Singlish）；勞動階層家庭的文福母親熟稔新加坡閩語，在交際語言中慣用新加坡閩語，卻在與文福交談時轉換語碼為帶有閩南腔的華語；上班階層的國彬母親在家中亦以華語與國彬交談。至於《陣頭》片中，阿泰的母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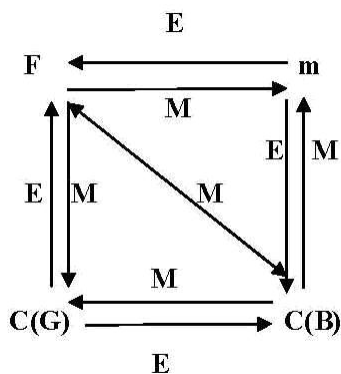
³⁹ 「雙語」係指「在某一言語社群中並存著兩種截然不同、各有不同功能範圍的語言變體」(Yule 著、張文軒譯，1998：277)。

⁴⁰ 「高階語言」一詞的說明，詳見本文註 66 的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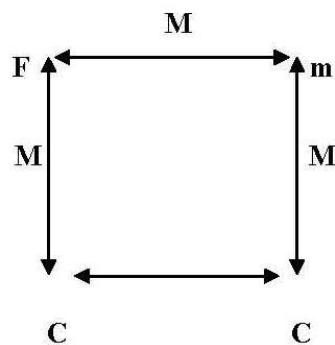
熟稔台語與台灣華語，在與阿泰的父親交談時完全使用台語，然而在與阿泰交談時卻幾乎全部使用高階的台灣華語，僅偶而穿插使用幾句台語。以下圖示兩片家庭語言型態(橫式箭頭兩端中 F 表父親，m 表母親，C 表子女 [B 表兒子，G 表女兒]；直式箭頭兩端中 M 表華語，T 表閩南語，E 表英語；以下圖示皆然，茲不再說明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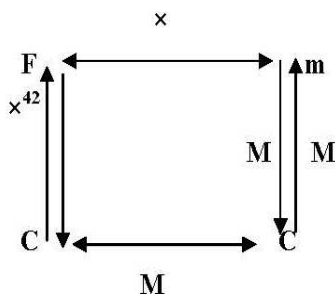
圖三 台片《陣頭》阿泰家庭語言型態



圖四-1 新片《小孩不笨》
Terry 家庭語言型態



圖四-2 新片《小孩不笨》
國彬家庭語言型態



圖四-3 新片《小孩不笨》文福家庭語言型態

要而言之，兩片中的母親角色共同呈現的語言形式印證了社會語言學家對於女性語

言態度的研究：

所有的社會群體中，女性比男性會更多地使用標準語，也就是說男性通常更多地使用本地語……。(Holmes, 1999: 170)

在許多社會群體中，通常女性比男性更多地使用標準語言的形式進行交談。標準語形式具有明顯威望性，因而頗受女性的偏愛。(張廷國、郝數壯，2008: 257-258)

此一現象似乎說明女性為增進其子女的生存優勢，而有意採用優勢語言，乃是母性的共通傾向。

4. 民間信仰的語言使用

台、新兩片中描寫燒香拜拜的情節時，皆使用閩南語，其中《小孩》片中 Terry 的母親在廟宇求問壇主時，一改慣以使用頂層語言的新加坡英語，改操流暢的新加坡閩語，顯示兩地的民間信仰共同語言仍為最底層的閩南語。語例如下：

例 1、Terry 媽 v.s. 神明：觀音嬭保庇啊，我的囡仔喔 Terry~，m̄知安怎 būe 讀書啊？(《小孩》)

例 2、光叔 v.s. 神明：天上聖母娘娘，九天靈修院。由老團長陳振榮少年團長陳永泰率領所有弟子來這祈求，會凍保庇我們 tsit-kái (這次) 環島會凍人員、車輛出入平安。(《陣頭》)

(二) 差異現象

1. 語助詞使用的差異

所謂「語氣助詞」指句意已充分表達完畢時所添加的輔助語音，該語音的功用純粹僅在輔助情緒表達。兩片之中閩南語皆有頻繁使用語助詞的現象，語助詞的添加使得語意表達更為口語化，故事人物的情緒傳達從而顯得生動活潑。兩片所使用的語助詞種類有「發語助詞」與「語尾助詞」兩種，然而其偏重所在，顯然有所不同，以下分就兩片摘例說明之，以做為兩片差異比較的基礎。

(1)《陣頭》

例 1、光叔：啊無恁頭殼歹去喔啊熱恰 beh 死 äinn(背)一個鼓四界行(kiänn)，會看囉？

說解：「啊」表加強肯定之語氣。

例 2、阿泰父：Hm！在台灣就讀齣好勢啊，閣想欲過鹹水，我無 hiah-ni 濟錢通仔予你揮霍喔。

說解：「hm」表鄙視輕蔑之語氣。

例 3、阿泰父：連一個阿爸嘛齣曉叫，這咁（敢）講我的種？

阿泰母：Hēnn--ah，我恰客兄生的。

說解：「hēnn」表「是」之意，將語尾音延長有表達極為不悅之意。

例 4、阿泰母：我知啦！Tann恁叔仔的個性，去予火打着仝款，沒恰(kah)你問清楚，就先恰你罵啊，tann你來這，這呢久啊，我知你齣(bē)做那種代誌，這些錢先拿返去還人。

說解：「啦」表示有肯定、結束的語氣。「tann」為發語助詞，相當於華語的「唉！」，「啊」有加強完成語氣提示的功能。

例 5、阿賢：聽講恁這團欠人(缺人)喔？

九天團員：安怎(怎樣)？想要來跟我們 kap 團喔？

說解：「喔」有加強疑問語氣提示的功能。

例 6、敏敏：真正吸人血nè，利息比我這個放重利的還閣高啦！

說解：「nè」有加強語氣提示的功能，「啦」表示無奈的語氣。

例 7、阿泰父：啊你 tsím-má(現在)是行(kiänn)爽的？還是行健康的？你什麼時候(tsun, 時候)才要返去(túg--khih, 回去)hānn~？

說解：「hānn~」有加強疑問語氣兼不悅之意。

(2)《小孩不笨》

例 1、文福媽：哎呀！你 mái（不要）亂講啦我們政府世界尚厲害的，個 beh 哪會講這款話~？

說解：「哎呀」表示不認同。

例 2、Terry 媽：飲（lim）八嘴？

志工：啊飲了 tò（就）乖乖會讀書喔。

說解：「啊」表示期勉語氣。

例 3、女眾：予伊飲（lim）？伊 tsún（「這陣」的閩語合讀音）在美國 nè！安怎予伊飲？
Tò 是 beh 寄（要郵寄），unn⁴¹寄 bē-hú liáu neh（要郵寄也來不及了）

說解：「nè」、「neh」有加強語氣的功能。

例 4、Terry 媽：觀音嬭保庇啊，我的囡仔喔 Terry~，m̄知安怎 buē 讀書啊？

說解：「啊」、「喔」表祈求語氣。

例 5、Terry 父：Dear! 咱最近（kūn，泉腔）m̄知影地行什麼運啦！囡仔予人綁票，農場予大風雨掃倒，你知 bò~？Tsín 美國 hit（那）兩座上 kuân（高）⁴²的厝，予飛機搥（lòng）倒了，啊慘了！明仔在（明天）股票定 tìoh 大 lóoh（一定大跌）！咱這 kài 輸 káh siàu-liáu 啦！（輸得徹底了）

說解：「啦」、「啊」表感嘆語氣。

例 6、麵攤男客人：雲吞嫂啊，hit-khoo（那個）肥仔是你的小姑喔？

文福媽：Hà-noō~（是啊）

⁴¹ 「unn」為「un-na」的合讀音，意為「也是」。

⁴² 「kuân」為「高」之泉州同安腔。

攤販男客人：看她的面就知影袂讀冊 e~

文福媽：唉呀！Mài（不要）亂講 ne~，人她的困是讀伊哀怨（EM1）的 nè~。

說解：「啊」，表示親暱語氣，「喔」表示疑問語氣，「e~」表示肯定語氣，「ne~」表示否定語氣，「nè~」表示強調語氣。

例 7、麵攤男客人：Kù-pai（每次）政府講喔，嬲（bē，不會）讀書和嬲讀書 e（的）kau-în（「交寅」，即「結婚」）囉~，生出來的囡也是嬲讀書嘛。啊你的小姑那塊 lok-khók 面（看他這種樣子），她的囡仔讀 EM1？我 tok（剝）掉啊~⁴³。

文福媽：哎！

說解：「喔」、「囉」、「嘛」、「啊」表示加強語氣。

例 8、

（董事長與廣告商 John 一起看肉乾廣告影片，肉乾的包裝盒子為黑底金字，名稱為「好朋友」）

董事長：John nà? Like that 啦~?

John：Yes

董事長：閣“Yes”啊！

說解：「nà」、「啦」表示強烈疑問語氣，「啊」表示強烈否定語氣。

John：And look at my design, it is the latest, using black and gold colouring. We have been working on it day and night. What do you think? Isn't great?

員工 v.s.董事長：Boss, the packaging looks like sanitary napkins!

董事長 v.s.員工：恁父知影啦！

說解：「啦」表示強烈不耐煩。

董事長 v.s. John：John nà, can't le~ (This won't work!) Walao~(拉長語音表示強烈否定)! Chinese New Year, You know? (It's for Chinese New Year,

⁴³ 此處影射為將生殖器官砍掉。

you know?)

John: What's wrong?

說解：「nà」、「le」表示強烈否定。

(3) 小結

整體而言，比較《陣頭》、《小孩》兩片語助詞使用頻率，歸納可以發現台片的語助詞語料中以「發語助詞」數量偏多，此為閩南語常有現象；而《小孩》片則以語尾助詞數量較多，且經常將句尾末字語音拉長。此一現象不僅出現在新加坡華語，亦出現在新加坡英語中，筆者以為或因移民至新加坡 260 萬的華人中，雖以福建閩南籍華人最多佔 42.2% 以上，⁴⁴然而由於新加坡處於印尼與馬來西亞之間之特殊地理環境，且曾經隸屬於馬來西亞聯邦⁴⁵，新、印、馬三地華人經貿往來頻繁，互動密切，新國華人受到印⁴⁶、馬⁴⁷地區華人比例最高的廣東語所影響，是故新加坡的閩南語處於南洋粵語優勢區，從而吸收粵語的語音表現形式，即融合粵語口音，將語尾助詞的尾音拉長，因而成為新加坡閩語的特點。⁴⁸

2. 語碼混合的差異

台片《陣頭》語言混雜有台灣華語與台語語碼，其語碼組合有「閩語（主）＋華語（副）」與「華語（主）＋閩語（副）」兩種組合，前項組合以阿泰父母居多，皆於與阿泰對話時才會混合台灣華語語碼，後項組合則以阿泰為主。

例 1、阿泰：我說從今天開始我們這團不跟人家湊（kap，阿泰唸 kah）團。

例 2、阿泰父 v.s. 阿泰：免在 hia 我啦！⁴⁹我告訴你啦！你將來 put 管走什麼路攏無要緊，但是有一條路你絕對 buē-îng e 共我走。

⁴⁴ 本數字為截至 1998 年的統計（周長楫、周青海，2002：1）。

⁴⁵ 新加坡於 1965 年 8 月 9 日脫離馬來西亞聯邦而成立為一個獨立國家（顧長永，2006：2）。

⁴⁶ 印尼華人以中國南方的福建、海南、廣東三大省分為主。

⁴⁷ 馬來西亞華人三大族群語言分別為福建話、客家話、廣東話（葉玉賢，2002：13）。

⁴⁸ 粵語人之口頭語尾音常有拉長的現象。另一方面，當地閩南語的語音和詞彙也受到同區域內的馬來西亞與印尼兩國華僑中人數更多的粵語的影響，從而發展為新加坡特殊的閩南語（周長楫、周青海，2002：2-3）。

⁴⁹ 「免在 hia」的「hia」為「hit-jiah」之合讀，為「hiah」再因喉塞「h」之弱化，一般大多讀為「hia」。

至於《小孩》語言混合有新加坡華語、新加坡閩語、新加坡英語以及少量的馬來語語碼，換言之，新片的語言混雜元素較為多元豐富，其語碼混合的組合有「閩語（主）＋馬來語（副）」、「華語（主）＋閩語（副）」、「華語（主）＋馬來語（副）」、「華語（主）＋閩語（副）＋馬來語（副）」、「華語（主）＋英語（副）」、「英語（主）＋馬來語（副）」、「英語（主）＋閩語（副）」7種組合請見例如下：

例 1、新加坡閩語與馬來語混合

麵攤男客人：Kù-pái（以前）政府講喔，繪讀書和繪讀書 e kau-în 囉，生出來的囡仔也是繪讀書嘛。

說解：「kau-în」表示「結婚」，為馬來語 kahwin 融入新加坡閩語中。此外，周長楫調查新加坡閩南籍華人使用母語交談時，慣於摻雜外來語詞彙，其中以馬來語詞語最多，其次為英語（周長楫、周青海，2002：34-35）。

例 2、新加坡華語與馬來語、新加坡閩語混合

董事長：恁老兄！你在諷刺我啊，說我老套 offbeat 啊？傳統傳統，你以為我的中文很爛？你在繞一圈 sut 我啊？

說解：「obiang」為馬來語口頭語，表示「俗氣」。「sut」新加坡閩語，表示「唬弄」之意。片中華人職場進行商業往來時，彼此主要說新加坡華語並夾雜新加坡閩語詞彙。

例 3、新加坡英語與馬來語、新加坡閩語混合

董事長：Hello Mr. John I am Mr. Khu（「邱」氏的閩語）啦！Now I am in Orchard Road 啦！And I can see all my competitor's advertisements here.
Walao! Their advertisements is (are) everywhere.
Every direction, every corner, every angle, every building, every pillar, every bus stop, every taxi, every inch of Orchard Road. **Walao!**

說解：「Walao」為馬來語口頭語，表示「唉呀」之意，通常使用在遇到不好的事情發生時，該詞彙已融入華人生活語彙中。

例 4、新加坡英語與新加坡閩語混合

母親 v.s. Terry : And you! How many times I told you not to be **kay-po** other people's business? Who ask you to help your friend service his customers?

例 5、新加坡華語與新加坡英語混合

董事長：Ok! 我就讓你說，我要聽聽你有什麼好的 **idea**，你不要 sian³ 我啊！說啊！

說解：「idea」表示「點子」之意。

準如前揭《小孩》片中除了學校教學外，華人在私下交談時甚至商業往來必會摻雜一些其他語言，鮮少使用單一語言，是以混雜語的語言交際為該片的一大特色，而正足以印證新加坡多族群交融的特殊環境。

3. 語音類化的差異

(1) 重音類化

新加坡華人雖多為閩南籍，然而鄰近的馬來西亞華人與印尼華人卻是廣東人居多，是故新加坡的閩南語在語調方面頗受粵語的影響，而有多音節則重音在後並拉長，單音節則拉長母音的現象，說英語的時候也是如此，是故片中稱呼英語人名時其尾音皆會加重且拉長⁵⁰，如人名「Terry」說成 (the-ri~)，人名「Selina」說成 (se-lin-na~)⁵¹，「sorry」說成 (so-ri-a)，「computer」說成 (com-phiu-tho~) (重音在後)，「website」說成 (ueb-sai~)。以上各例皆將重音至於最後音節，並加以延長。因此台、新兩片中僅新片《小孩》呈現重音類化的現象。

(2) 閩南語語音向華語的類化

新片《小孩》中由於說新加坡閩語者的皆熟練新加坡閩語，因此未呈現閩南語語音類化的現象；至於台片《陣頭》主角阿泰為生長於華語教育生耕有成的新生代，且長年在台北求學、工作，自然疏離母語而導致母語能力嚴重流失，因此在說台灣閩南語時顯

⁵⁰ 粵語人之口頭語尾音常有拉長的現象。

⁵¹ 此處以「~」標記者表母音尾音拉長，以「～」標記者則表母音尾音拉得較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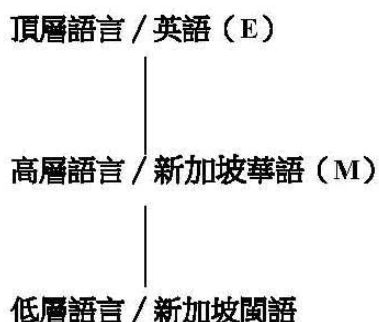
得拗口生澀，其語音向華語類化的現象頻繁顯著。

4. 情境語言的差異

儘管台、新兩片中主角皆為閩南語籍，然而其家庭用語存有差異。大體而言，新片《小孩》中的家庭用語有華語與英語兩種語言，並以華語為主要語言，即使生長於攤販家庭的文福母親與客人多以閩南語互動，然而在與文福說話時卻說華語；至於台片中的家庭用語則使用華語與台語兩種語言，其中以台語為主要用語。由此得見，在台灣閩語族華人家庭中尚有使用閩南語的習慣，然而在新加坡華人家庭中，無論任何階層已經慣於在家說華語，華語儼然成為華人家庭的優勢語言，唯企業主階層的家庭增添混用第三種語言新加坡英語。

5. 語言位階的差異

儘管台、新兩片皆出現華、閩語，然而該兩種語言在兩片之中則存有語言位階的差異。新片《小孩》華人社群的語言位階有三層：英語＞新加坡華語＞新加坡閩語，⁵²至於台片《陣頭》的語言位階則僅有兩層：台灣華語＞台語。其中新片的語言位階較為明顯，英語為最頂層語言，在學校、警察局等官方場合使用，新加坡華語大多使用在華人學校、職場與家庭，至於新加坡閩語則主要出現在勞動階級小販與舊社會的底層生活（如宗教、民俗）。以下將兩片語言各語言層次關係製圖示意：



圖五-1 新片《小孩不笨》語言位階
關係示意圖



圖五-2 台片《陣頭》語言位階
關係示意圖

⁵² 片中華人僅與馬來族員工或女傭交談時摻雜幾句馬來語，語例極少，故馬來語不列入本論文探討。

6. 俗諺使用的差異

台、新兩片之中僅有《陣頭》使用台語俗諺，特別是長輩在訓誡晚輩或團員時，自然在語句中摻雜幾句傳統俗諺，為該片的語言表達特色。由於傳統俗諺具有教化人心的功能，於對白中適當運用不僅可以避免直接說教，間接達致教化勸戒的效果，並且有助於語意表達的傳神貼切，尤其俗諺的語言韻律，增添了戲劇語言的音韻性與鄉土味，以下摘例說明之：

例 1、阿泰父：生雞卵的無，放雞屎的有啦，鬥相 kāng (拱)？我 m̄敢 òng 望 (期望) 喔！

說解：形容人什麼有用的事都不會做，只會惹事生非。

例 2、阿泰父：無你 tsím-má (現在) 是 te 啥米 siau (瘋) 話？書讀齣落去著無要讀，tsím-má 減一個人，你著恰我 huah (喊) tshé (停止)，頭興興 (hìng-hìng) 尾涼涼 (虎頭蛇尾) 閣會做團長喔！你 sùt 仔 (廢物) 啊你。

說解：形容一個人做事虎頭蛇尾。

例 3、阿泰父：人 te 吃米粉，你 te huah (喊) 燒喔！

說解：形容多管閒事。

例 4、武正：師仔 老 bong 老 (雖然老)，iah 閣會 poō 土豆 (還能夠嚼花生米)，損了天壽痛呢！

說解：形容一個人雖然年老卻身體硬朗。

例 5、阿泰父：人衰 phui-tshui-nuā (吐口水) thāu (毒) 死雞，tu (遇) 到鬼。

說解：吐口水讓雞吃，雞都被毒死，比喻一個人衰到極點。

台灣閩南語俗諺在生活中的運用極為普遍，然而同為閩南人居多的新加坡，其《小孩》一片中，卻未見任何一句閩南語俗諺，殊不合理，筆者推測其原因或者有三：一、劇本寫作者本身缺乏俗諺表達能力，二、俗諺在新加坡商業片中並無助於影片銷售的效益，三、俗諺的發展以生活地區為滋長的土壤，雖然新加坡華人有使用閩南語，但是由

於處於多族群社會，異族群之間的互動往來，係以語言為主要溝通的工具，一旦使用本族特有的俗諺，易造成異族群之間溝通理解的障礙，因此新加坡當地閩南語族群必須忽略或捨棄該自身社群間專有的俗諺。是以此一現象尚有待另闢專題探討之。

五、原因探討

移民國家的族群結構、語言政策、社會發展與人口競爭等因素往往影響各族群語言社群的語言變化與融合。尤其語碼轉換（code switching）現象更象徵著族群成員之間的認同感、來往接觸情形並反映出其意識型態的取向（許小穎，2007：121-122）。本節僅就台灣與新加坡的族群結構、族群接觸與語言政策三種因素，探究形成兩部電影前揭種種語言使用現象的原因，並嘗試比較分析如下：

（一）族群結構

新加坡是一個多種族、多語言的國家，人口 340 萬。1965 年脫離馬來西亞統治而獨立建國成為自由貿易港口後，為了迅速建設國家，自中國、印尼以及印度等地大量引入勞工，因此族群組成以華人、馬來人以及印度人三大民族為主。根據新加坡政府統計，新加坡華人占 76.2%，其他為馬來人及印度人。⁵³

華人主要語言是新加坡閩語和新加坡華語，馬來人為馬來語，印度人的母語為淡米爾語（顧長永，2006：22-23）。在華人社群中以閩南語使用者最多，占 42.2%，⁵⁴其他依次為潮州話、廣府話、海南話、客家話。在新加坡雖然華人為最大族群，然而由於位處印尼及馬來西亞兩大回教國家之間，種族問題相當敏感，因而政府高度尊重居少數的馬來族群，並不以華語與華族獨尊（顧長永，2006：23）。

至於台灣方面，1949 年國民政府來台之前的人口結構以閩南的漳、泉籍佔 76.67%，其次為客家人、原住民；及至國民政府來台後，外省籍的中國軍民才大量湧入，而成為僅次於閩南人的第二大族群。⁵⁵不同於新加坡政府包容、尊重各族群的語言政策，國民政府既視台灣為中國的邊陲，並也視之為反共復國的基地，遂而將大中華民族主義延長

⁵³ 其次為馬來人占 14%，其包含印尼人和當地土著，印度人則占 8.3%，其他族群為 1.1%（葉玉賢，2002：80-81）。

⁵⁴ 廣東潮州籍次之，佔 22.3%，廣府籍佔 17%，海南籍佔 7.3%，客家籍 7%，其他籍貫的華人僅佔 4.2%（周長楫、周青海，2002：1）。

⁵⁵ 根據黃宣範於 1993 年估算，以台灣 2100 萬的人口計算，閩南人：73.3%；外省人：13%；客家人：12%；原住民：1.7%（黃宣範，1993：21）。

到台灣，在台厲行「國語運動」⁵⁶而壓抑其他族群語言，期能促使台灣人內化為中國人，在「獨尊國語」的高壓政策⁵⁷下，本土語言從而日益萎縮。

（二） 族群接觸

新加坡華人社群中的母語並非華語，各族有各自的方言，雖然閩南籍中的泉籍比漳籍人口略多一些，然而因為彼此往來頻繁語音相互融合吸收，遂發展成為有如廈門腔一樣的漳泉混合腔。因為華人長期與馬來人生活在一起，各族群間彼此接觸的結果，文化、語言是相互滲透的，遂有不少馬來語被吸收到閩南語詞彙中，這些詞彙以當地特有的物品與地名為主。又新加坡曾經長期受到英國殖民統治，並且獨立後以英語做為官方語言之一，是故在學校、官方與交際場合中被視為頂層語言，這個頂層語言必然影響新加坡各族母語，當然也滲透新加坡閩語之中。另一方面，當地閩南語的語音和詞彙也受到同區域內的馬來西亞與印尼兩國華僑中人數更多的粵語的影響，從而發展為新加坡特殊的閩南語（周長楫、周青海，2002：2-3）。

職是之故，在《小孩》中呈現新加坡閩語、新加坡華語、新加坡英語交雜使用的現象，誠如 Fishman 所言：

語網成員的經驗、互動、興趣越廣泛，語言的花樣就越多，在許多語區中，中產階級的語網特別複雜，因為他們與低階層有直接的接觸，譬如老闆跟夥計、教師與學生……。（Fishman 著、黃希敏譯，1991：85）

從片中閩南族的老闆與其閩南族以及馬來族員工交談時的混合語言表達形式，即可獲得印證。

至於台灣方面，全國總人口中的外省人口所佔的比率僅有 10.2-12.8%（許極燉，1998：33），卻是擁有絕對支配權力的族群，於是「國語」挾著威權政治的強勢推廣而成為最「強勢語言」，致使台灣各族群本土語言逐漸失去主體性，淪為「弱勢語言」，即使人口比例居絕對優勢的閩南語亦不能倖免。

⁵⁶ 「國語」一詞在台灣之國民黨政府的定義內容為北京話，至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則稱之為「普通話」，而不用「國語」一詞。以下除了強調台灣之中華民國政府「國語」政策而使用「國語」一詞之外，其他地方則一律稱為「台灣華語」。

⁵⁷ 1955 年教育廳規定「不講國語者，應予以記缺點或警告」。於是在學校講台語便會受到罰錢、體罰、掛狗牌等污辱的處罰（謝麗君，1997：44）。

是以，《陣頭》呈現男主角阿泰受到「國語教育」影響，造成母語能力衰退，華語儼然取代母語而內化為他的主要用語，並從句法中可知其以華語思考，⁵⁸以致回到中部老家時，雖然周圍親友皆說台語，而傳統陣頭語言更絕對為台語，他卻仍然不由自主的使用華語；即使偶而使用幾句台語時，其語音與語法則深受華語的影響，而呈現「華語化台語」的現象。甚至出現華語人、台語人各說各話的特殊現象；相對而言，陣頭的年輕團員長年處在民俗陣頭環境中，皆能操持流利且道地的台語，語彙表達豐富，並未呈現向華語類化或訛誤的現象。

然而《陣頭》中所使用的台灣華語與新片《小孩》的華語卻也有所區別。台灣華語受到閩南語影響在發音上除帶有閩南語的腔調之外，亦受到本土文化影響而發展出特有的詞彙系統。⁵⁹至於新加坡華語的發音當然主要受到閩南語的影響，也有來自廣東話的影響。整體而言，新加坡的華語與台灣「國語」的發音、用詞及語法遂呈現明顯不同的風味。

（三） 語言政策

準如前述，新加坡族群結構雖然複雜，然而基於政治、宗教等因素，極力排除其國內各族群的心裡界線，自李光耀主政以來馬來語、英語、華語以及淡米爾語（Tamil）共四種語言皆被並列為官方語言（Official Language）；並將馬來文訂為地位最崇高的「國語」（National Language），然而馬來語並未成為各族群溝通的主要語言。又，自新加坡政府於 1965 年推動雙語教育（第一語言為英語，第二語言為母語）的政策，⁶⁰以及 1979 年推展「講華語運動」以來，華人家庭主要用語又由閩南語⁶¹轉向華語與英語。⁶²處於多語社會中，新加坡人語碼轉換和混和的現象極為普遍（許小穎，2007：1）。⁶³職是之故，《小孩不笨》片中，華人家庭父母歷經前階段雙語政策中尊重母語的維護，其母語能力尚能保存，而其子女則皆成長於「講華語運動」的時代，因此大都以華語為家庭主要用

⁵⁸ 如，阿泰：「……我嘛希望有一天會凍予你感覺驕傲，是我的方法佻你無全款，你瞭解嗎？」，「嗎」為華語語尾助詞，其合乎台語語法的句子應為「你瞭解 boo³」。

⁵⁹ 參見本論文第三節「語言使用現象分類」。

⁶⁰ 新加坡政府規定「馬來語為共通語，……華語是華人的母語，淡米爾語、印度語或旁遮普語則是印度人的母語。」（李光耀，1998：251-252；葉玉賢，2002：85）。此處「華語」的定義應指當地「華人」的語言，亦即包含閩南語、客家語及粵語等。

⁶¹ 根據統計，1979 年時華人中使用福建話（即閩南語）與父母交談的有 94.2%。參見（許小穎，2007：21）。

⁶² 根據 2000 年調查顯示，新加坡 55 歲以上華人中，主要家庭語言為方言者占 71.8%，而 24 歲以下華人家庭的主要語言已轉向華語（59.8%）和英語（21.5%），25-39 歲及 50-54 歲年齡層人士的家庭語言則處於轉型之中，使用方言者約有 3 成左右，使用華語者則占 4 成左右（Leow, 2001；許小穎，2007：125）。又，根據調查新加坡最受觀眾歡迎與喜好的前 10 名電視節目，都是華語節目，足證新加坡雙語教學之成功（洪鏞德，2002：543-584）。

⁶³ 正如前揭第三節第六目「語碼混合」所呈現之語例。

語，於是青年人呈現華、英語碼混雜的現象，而中老年人則呈現華、閩語混雜的現象，至於就讀國小 EM3 的國彬、文福與 Terry 的姊姊則呈現單語使用現象，分別單一使用華語與英語，並未有其他語碼混雜其中，且英語及華語的發音皆較為標準。

此外，儘管自 1980 年代新加坡政府積極推廣英語，然而新加坡華人之中，老年人的英語卻混雜各族群語言的腔調及語法，而發展成獨樹一格的新加坡英語（Singlish），但並不影響溝通而為社會普遍接受，正如電影中呈現的新加坡英語使用現象。然而新加坡英語由於特殊腔調與文法，常被外國人誤以為是在講馬來語或印度語，李光耀因而提倡「講正確英語運動」（顧長永，2006：52-53），鼓勵國民學習以英、美的英語為標準的規範英語，並要求廣播媒體與學校教育務必使用規範英語。此一語言政策造成華人社會階層的語言使用差距，社會階層高者向英語靠攏，中下社會階層之勞動者則偏向使用較英語稍低階的新加坡華語或最低階的母語（即「華人各語族母語」）（準如本論文第三節第三目「語言使用階級差異」之示例）。

至於台灣方面，百年來歷經兩次殖民統治的時代，在殖民主義（colonialism）統治下所實行的媒體、教育以及文化體制的制約，從而被迫形成由台語人（包含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轉為日語人再轉為華語人的語言轉用現象。⁶⁴綜觀這兩個時期，日本以及國民政府為鞏固政權皆視語言為權力的場域，藉由語言與思想的操控，以達到改造、同化的終極目標。

職是之故，少數人口的外來統治者以優勢的政治力，凌駕於被支配族群的多數。兩次的「國語」運動皆強力衝擊本土語言的語言地位，使之淪為「低階語言」，更使得台灣人對於母語產生自卑感，罹患了「集體失語症」，甚而自願放棄母語，導致台灣的本土語言處於不斷萎縮之中。片中阿泰的語言使用現象即為「獨尊國語」的教育政策下真實的寫照。

根據 W. Stewart 的分析，多元種族的社會在建國的過程中，對語言規劃所採取的政策，可歸納為兩大類：一是獨尊一種語言，利用教育及法律等手段消除其他語言，而獨尊一語做為國語；一是各種語言並存，而擇其一做為不同族群溝通的語言（郭振羽，1995：57）。由此可知，新加坡與台灣雖然皆屬多元族群的國家，然而國家語言政策的方向卻大逕相庭。台灣屬於前者，新加坡則屬於後者。因此兩地以本土為題材的電影之語言風格，真實反映了國家語言政策所形塑而成的社會語言風貌。語言學者黃宣範與鄒嘉彥曾分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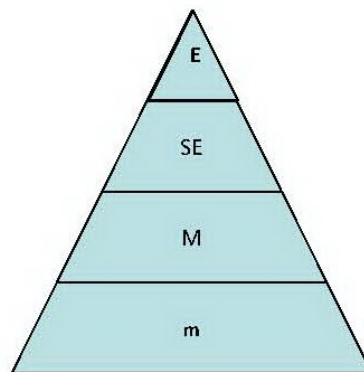
⁶⁴ 此處「語言轉用」（shift）係指本來使用甲語言或方言的居民，放棄甲語（方）言，轉而使用乙語言或方言（鄒嘉彥、游汝傑，2007：52）。

為台灣與新加坡的語言位階製圖如下：



圖六-1 台灣語言位階圖⁶⁵

(資料來源：黃宣範，1993：16-17)



圖六-2 新加坡語言位階圖

(資料來源：鄒嘉彥、游汝傑，2007：81-88)

(圖六-1 說明：H1、H2 同屬高階語言。H1 為洋化的知識份子，說話(國語)時經常夾雜洋文，H2 為一般的國語。台灣各族群語言為中階語言，台灣國語屬低階語言)

(圖六-2 說明：E 即標準英語，為頂層語言。SE 為新加坡英語，M 為華語，兩者皆為高階語言⁶⁶。m 為各族群語)

六、結語

《陣頭》與《小孩不笨》這兩部以本土題材為創作背景的鄉土寫實電影，其戲劇語言真實反映了故事人物中的思想情感、文化程度、生活經驗等，並詳實呈現兩地社會語言的樣貌，透過台、新兩片電影中語言使用現象的比較分析，吾人可以從中了解兩地之間的社會、文化以及語言風貌的異同。尤其電影的戲劇語言當然必須力求接近生活實況，有時候演員必須脫離劇本口白而即興表達，盡力將生活語言自然呈現，方能貼近小人物

⁶⁵ 黃宣範的台灣語言位階排序將台灣話(台灣所有方言)置於台灣國語之上之論點，獲得許多語言學者的支持，然而本研究發現此種位階的排列應有商榷餘地。

⁶⁶ 國家之中的語言可區分為官方語言與非官方語言，官方語言當然為頂層語言，而非官方語言則因使用範圍、人數與情境又有高低階之分。如新加坡官方明訂馬來語、英語、華語(筆者案，指所有華人的語言，包含閩南語、客家語及粵語等)、淡米爾語四種地位平等，皆為官方語言，其實此乃為求各族群和諧共處的泛政治性宣示而已。實際上英語為頂層語言中的最高階語言，而1979年提倡「華語」運動(此處的華語定義則改為純指中國的「普通話」)以來，華語已逐漸取代華人各族母語的家庭語言地位；也就是說，華語乃是新加坡華人心目中僅次於英語的次高階語言，而母語則實際上已降為低階語言(鄒嘉彥、游汝傑，2007：81-82；許小穎，2007：15)。

的故事，增加戲劇的寫真效果。是以，透過兩片的語言現象分析可以得知，由中國移民至台灣與新加坡的華語、閩南語接受到當地族群人口組成、語言政策、文化融合與經濟流動等等的影響，已然各自建構為獨樹一幟的語言結構，展現多元族群間文化與語言相互接觸的現象。誠如 Malinowski 所言，「語言是一種人體的習慣，語言是文化的一部份，但它不是一個工具的體系，而是一套發音的風俗及精神文化的一部份」(Malinowski 著、費孝通譯，1987：5)。

職是之故，吾人推展鄉土語言之際，要如何與多元社會文化結合以達到成效，筆者茲獻曝管窺之見如下：

(一) 正視社會語言使用現象的實際

藉由台、新兩片中所呈現的社會階層語言使用形式，可從中窺知不同社會階層所使用的語言並非單一不變，乃是隨著使用情境與說話對象轉換語碼，兩片最大的差異在於新片《小孩》中高位階者所使用的語言種類較為多元（包含英、華、閩語），較低階層者則僅使用華、閩語兩種；然而台片中屬於高位階的男主角阿泰則僅熟稔華語單一語言，而甚少使用低位階的台語。語言學家 Fishman 表示：

每一個階層的個人，憑著自己的際遇和不同的語言網打交道，而能靈活運用不同的語言型態，各階層的用語範圍不可能是相互隔絕的；社會地位不可能是一成不變的；宗教性、種族性，或其他語區之間的疏離也不可能是隔絕的。(Malinowski 著、費孝通譯，1987：5)

依此而言，台、新兩地雖然皆屬多元族群的移民社會，然而藉由本研究可得見，新加坡不同族群間的包容度忠實呈現在非正式交際語言之中，彼此皆能瞭解對方的語言並發展成共同語彙——閩南語、華語、馬來語、英語——的相互吸收與借用。反觀台灣則因獨尊高階的「國語」（台灣華語），低階的台語愈來愈向高階國語靠攏，儼然形成國、台語從屬關係。至於新加坡之從屬關係固然亦表現於低階的新加坡閩語越來越向新加坡華語或新加坡英語靠攏的現象，然而新加坡華人在一般社交場合自然會摻雜新加坡英語、新加坡華語、閩南語及馬來語等各族群語言，此乃族群頻繁接觸的必然現象，並兼有追求國內族群融合。⁶⁷

⁶⁷ 例如新加坡華人將「房屋」說為馬來語的「Rumah」，將「吃飯」說為馬來語的「Makan」；此外印度人與華人將「市場」說為馬來語的「Bazar」（華文擬音寫為「巴利」）等（顧長永，2006：56-59）。

是以《陣頭》與《小孩不笨》台、新兩片以本土故事為題材及本土語言發音的電影，其電影人物的語言表達形式，詳實呈現的兩地社會語言的樣貌，由本研究即可窺豹一斑，其頗有啟發吾人更為普遍、深入探究族群融合之際語言演變與發展現象的功能，從而反省台灣官方的國家語言政策是否應當效法新加坡而擴大器量，至於民間推展鄉土語言者對於青少年在使用台灣各族群母語時，容或而有詞彙混雜或發音不正的現象，不妨抱持坦然接受的態度，切勿予以苛責，以免造成「為淵驅魚，為叢驅爵（雀）」⁶⁸的反效果。

（二）營造本土語言使用的誘因

準如前揭，新加坡並未施行壓抑語言政策之下，其語言發展的優勢地位與社會階層呈正對應狀態發展，亦即社經地位高者越趨向優勢語言靠攏，社經地位低者則反之；至於台灣自 1993 年對於廣電語言政策解禁與鄉土語言教育政策鬆綁後，⁶⁹社會與學校語言教育政策朝向多元文化推展至今二十有年，然而社經地位高者仍然一貫使用具有語言優勢地位的「台灣華語」。換言之，母語無論在語言政策禁錮或鬆綁的狀態下，其語言位階皆仍處於低階狀態，此乃母語在語言政策中未被列入官方語言的必然現象，吾人應當面對此一事實。天下萬物皆必經歷形成、持續、衰壞、毀滅的「成、住、壞、空」四個階段，屬於有機生命體的語言也是如此。是以，筆者以為面對當前社會母語的使用情況，欲求挽救母語流失，企圖保存台語的純化，甚至還原台語古老的面貌，乃是絕不可能之事。不如抱持開放胸襟，坦然接受，或可將心力投注於提升母語為高階語言的方向，如推廣優雅的台語生活詞彙，製作優質的台語廣電節目，⁷⁰同時與時並進制訂現有現代新詞彙的輸入系統，誘發位居高社經位階者與年輕社群樂於使用學習之，才是根本之道。

⁶⁸ 出處《孟子·離婁上》：「為淵驅魚者，獯也；為叢驅爵者，鷦也；為湯武驅民者，桀與紂也。」。《晉書·段灼傳》引作「為川驅魚，為叢驅雀。」。

⁶⁹ 1993 年 7 月立法院通過刪除廣播電視法第 20 條對方言的限制，並另定新條文規定「電臺對廣播播音語言應以國語為主，並特別保障少數民族語言或其他族群語言播出之機會，不得限制特定語言播出之機會。」（立法院，1993）

⁷⁰ 此一相關論述詳見潘惠華，2009，〈當代台語電視新聞換讀之研究〉，中正大學台灣文學所碩士論文。

引用書目

- 千田勝已主編，2005，《大新明解日華辭典》，台北：大新書局。
- 〈《小孩不笨》導演：港星電影可互補〉，2012.03.30，《明報》，http://www.mpfinance.com/htm/Finance/20120330/SME/ba_baa2.htm，瀏覽日期：2012.10.03。
- 立法院，1993，《立法院公報》，第46期（上），頁44-72。
- 江芷稜，2012.03.19，〈《陣頭》淨賺1億拚公益〉，《中國時報》，D6版。
- 呂欣懋，2012.10.16，〈新加坡小六會考 不可承受之重〉，《中央通訊社》，<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210160307-1.aspx>。
- 李光耀，1998，《李光耀回憶錄（1923-1965）》，台北：世界書局。
- 李志展、李世珍，2012.07.15，〈《陣頭》領軍舒淇助攻國片 5 強吞 6.6 億〉，《蘋果日報》，<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entertainment/20120715/34369280>。
- 周長楫、周青海編，2002，《新加坡閩南話詞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 邱莉玲，2012.02.04，〈賀歲片躍居電影市場金雞母〉，《工商時報》，A10版。
- 洪謙德，2002，〈新加坡的語言政策〉，收錄於施正鋒主編，《各國語言政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頁543-584。
- 郝德森著、盧德平譯，1989，《社會語言學》，北京：華夏出版社。
- 張廷國、郝數壯，2008，《社會語言學研究方法的理論與實踐》，北京：北京大學。
- 許小穎，2007，《語言政策和社群語言——新加坡福建社群語言學研究》，上海：中華書局。
- 許極燉，1998，《台灣語概論》，台北：前衛。
- 郭振羽，1995，〈語言政策和語言計畫〉，收錄於云惟利主編，《新加坡社會和語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中心，頁61-63。
- 〈從梁智強導演透視新加坡電影產業〉，《臺灣電影網》，http://www.taiwancinema.com/ct_58398_258，瀏覽日期：2012.05.01。
- 黃仁，2012，〈台語片的過去與現在〉，發表於國立台灣藝術大學音像藝術學院主辦之「2012 閩南文化影展暨論壇」，4月28-29日。
- 黃宣範，1993，《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台灣語言社會學的研究》，台北：文鶴。
- 葉玉賢，2002，《語言政策與教育——馬來西亞與新加坡之比較》，台北：前衛。
- 鄒嘉彥、游汝傑，2007，《社會語言學教程》，台北：五南。
- 滕淑芬，2009，〈後「海角」時代的台灣電影〉，《光華雜誌》，第34卷第2期，頁30-39。
- 潘惠華，2009，〈當代台語電視新聞換讀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鄭綦、游孟庭，2011，〈閩南語重複義時間副詞的詞彙重整與方言的平整化〉，《臺灣語文研究》，第6卷第1期，頁165-188。
- 謝雲飛，1987，《語音學大綱》，台北：學生書局。
- 謝麗君，1997，〈戰後台灣語言政策之政治分析〉，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論文。
- 顧長永，2006，《新加坡蛻變的四十年》，台北：五南。
- Fishman, Joshua A. 著、黃希敏譯，1991，《語言社會學》，台北：巨流。
- Malinowski 著、費孝通譯，1987，《文化論》，北京：中國民間文藝。
- Yule, George 著、張文軒譯，1998，《語言學導論》，台北：書林。
- Holmes, J. (1999).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 Harlow Essex: Longman Group limited.
- Leow, Bee Geok. (2001). *Census of Population 2000: Advance Data Release*.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inistry of Trade & Industry.

**Language Use Phenomena in Southern Min Language
Films Produced in Taiwan and Singapore:
An Analysis of *Din Tao: Leader of the Parade* and *I Not Stupid***

Pan, Hui-hua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Taiwan Cultur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Recently, Taiwan and Singapore have released numerous films adopting content that is based on local stories as well as local languages. The forms of expression employed in this film language clearly demonstrate Taiwan and Singapore's social languages or sociolinguistic aspects, inspiring us to conduct an in-depth investigation on the phenomena of language changes and developments during ethnic integration. Therefore, two Southern Min language (i.e., a family of Chinese languages or varieties spoken in Taiwan, parts of China, and other areas) films, namely, the Taiwanese film *Din Tao: Leader of the Parade* and the Singaporean film *I Not Stupid*, were employed in this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ociolinguistics, we endeavored to process language selection and the distinctive languages of social classes in two films, subsequently summarizing the phenomena of language use and exploring reasons behind these phenomena. Based on the findings, we elucidated our perspectives regarding the current promotion of local languages. This study is partitioned into six sections: (1) introduction, (2) overview of the story characters, (3) phenomena of language use, (4) comparison of language phenomena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5) causal investigation and (6) conclusions.

Keywords: Southern Min language film, *Leader of the Parade*, *I Not Stupid*, code mixing, code switching

